日講四書解義

上論上

Фонд редких книг и рукописей

日講四書解義卷之四

論語上之一

論語一書皆孔子與及門弟子。及當時君臣。論學論政之辭。門人記之。凡二十篇。其言不外乎人倫日用之常。而其義則該乎天德王道之大。學者反復尋繹乎此。而聖人之氣象可得而見矣。

學而第一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

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

此一章書。是孔子教人勤學之意。孔子曰。窮理盡性。期知效聖賢。其功在學。己所未知。己能學之事也。而或以此事爲苦者。不克時習之故耳。若旣學矣。又能時習之。無有間斷。則所知益精。所能益熟。中心亹亹然不厭。不亦說乎。學旣有得。人自信從。同類之朋。自遠方而來。以求教誨。一人之學。廣爲衆人之學。一人

之說。廣爲衆人之說。中心油油然不倦。不亦樂乎。然朋。知我者也。朋不知我。而稍有不樂焉。學猶未純也。苟以人不知我。而無一毫含怒之意。中心曠曠然惟人不知。而無一毫含怒之意。中心曠曠然無累。不亦君子乎。夫學由說而樂。至於不慍而爲君子。則臻乎聖賢之域矣。總而論之。學之正。習之熟。說之深。而已成德豈難事哉。

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

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

此一章。是有子書。是有子重本之意。有子。名若。孔子弟子。有子曰。孝弟之人。良心也。乃失其良心者。有父母而不能孝。有兄長而不能弟。由是而良心亂。所必至矣。苟其爲人也。善事父母。必無乖犯上作亂爲孝弟之人。則其和順之心。必無乖戾。敢於干犯上人之事。斷然少矣。犯上。是乖戾之大者。且不敢爲。悖禮亂常。乖戾之小者。豈有是理哉。孝弟之當務也如此。

所以君子。凡事用力於根本。根本既立。則事
事物物。各當其理。而道自生。因思孝弟也者、
愛其親。因而及人之親。敬其長。因而及人之
長。至於撫民育物。皆從此而推之。其行仁之
本與。爲人上者務此。則親親而仁民。仁民而
愛物。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人人親其親
長其長。而天下平矣。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此一章書。是孔子論觀人之法。孔子曰。養德

惟在存心。務學莫重爲已。卽言色之間而理欲辨焉。言貴乎誠也。法與巽。未常不善。乃有巧其言者。逢人之喜其順。訐人之私以爲直。色貴乎正也。儼與溫。未常不善。乃有令其色者。曲爲承人之意以爲媚人。欲人悅其可敬。此等人純是私意。私意勝。則天理亡。鮮矣仁。此孔子言其自壞心德如此。但此等人交人而人近之。卽足以損人之心德。損

友也。事君而君悅之。卽足以累君之心德。邪臣也。書云。知人則哲。何畏乎巧言令色用人者。不可不知人哉。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

此一章書。曾子毋自欺之學也。曾子名參。孔子弟子。曾子曰。吾每日間。常以三事省察吾身。若爲他人謀便不與謀己之事一般。是不忠也。吾

每日自省。爲人謀事。倘有不盡其心者乎。與朋友交。當於理無違。於情無偽。所謂信也。吾每日自省。與朋友交。倘有面交而不以心交者乎。師之所傳。當細細理會。實實力行。所謂習也。吾每日自省。受之於師者。倘有苟明焉而即止。苟能焉而即怠者乎。此三者。如其有之。是欺人也。欺友也。欺師也。自欺而已。不可不改。如其無之。一念無欺。當求念念無欺。當求事事無欺。不可不勉。是以不敢

一日少懈耳。曾子毋自欺之學如此。書云。兢兢業業。又云。無怠無荒。又云。君子所其無逸。言省身也。皆此意也。夫。

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

此一章是孔子論治國之要。實千古治天下之務也。孔子曰。千乘之國。事繁人衆。治凡事無論大小。動於一念便思及治亂所關。則不敢忽。施於一時便慮及安危所

係則不敢輕。兢兢業業。無有不敬。而信者。又上下感通之要也。政令罰明。使人有所激勸。布制度。雖百年一。使人有所遵守。賞不欺。定一制。守而不變。一言一動無有不信。國家理財。量入爲出。先王之世。三年之蓄。雖年餘一年之蓄。九年餘三年之蓄。雖旅而繁費。恤水旱而繙租。而不憂用詘者。只是平日用所當用。而不敢妄用。故常有餘也。人者國之本。古之王者。一烏可不節。夫失所

引爲己辜。愛之至也。故當視百姓有無食者。猶己饑之。視百姓有無衣者。猶己寒之。必使之得所而後已。國家有事。不免使民。但不妨農務之時。方可使耳。此五者。治國之要也。治天下之道。亦不外此。然孔子首言敬。五者又以敬爲主。堯舜以來治道。皆兢兢業業之心爲之也。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此一章書是孔子教弟子之法孔子曰凡爲弟子者入處家庭之內須善事父母出在宗族鄉黨之間須善事兄長以盡其弟凡遇一事必愼始愼終而行之惟謹凡出一言必由中達外而不悖發之惟信其與人接也於衆人皆一體愛之而不憎不忌於仁人則益加親厚而是則是效此皆倫常日用之要務須一力行隨在自勉不可少懈而燕閒之頃又不可使之暇逸則以其餘力學夫詩

書六藝之文。蓋詩書所載。皆教人爲人之道。而禮樂射御書數。亦日用之不可缺者。必博求廣覽。以爲修德之助。如此。德行文藝。內外交養。則愛敬日生。醇厚日積。聰明日益。學問廣。雖小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此一章書。是子夏勉人以躬行實踐之學。子

夏姓卜。名商。孔子弟子。子夏曰。人之爲學於經常倫理上見得明白方是根本切要工夫。如見人有賢之賢。眞知篤信。凡嗜好不足以移之。而好善極其誠矣。如事父母。委曲承順。凡分所當爲。情所當盡者俱竭其力而無遺。而事親極其誠矣。如事君。心任事。無虞必儆。艱大不辭。直以己身委置於君。而事君極其誠矣。如與朋友交。言語之間極其誠信。內不欺己。外不欺人。雖久要而

不忘。而交友極其誠矣。此四事。皆經常日用之大者。而行之各盡其誠。此卽見道分明。踐履篤實。所在。雖或言其未嘗爲學。而已學矣。子夏此言。以講究綱常之外。有何名理。我必謂之之論。但學者於人倫日用事事求造其極。則又不可特德性而不加學問之功。故聖人教人文行不偏廢也。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主忠信。無友

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

此一章書是孔子勉人進德修業之功也。

孔子曰君子爲學氣質使輕浮

淺露則見於外者無威之可畏而所知所行

之學必不堅固故立身以厚重爲貴而存心

又以忠信爲主忠以不欺止而思

動而爲無往而不在是焉則德立矣至於友

以輔德必勝己者方爲有益若友不如己者

雖非便佞善柔而學業未深切磋難藉愼勿

與之爲友。人有過每苦於不及覺既覺矣猶因循不改則德日損矣故或問人諫諍或自己省悟須持之以剛斷隨覺隨改不可稍存畏難之念如此則治心以莊治氣以莊人己交相存養而後學以明克己以勇內外人己交相存養而後學固而德成學者可不勉哉。

曾子曰愼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此一章書是曾子勉爲人上者敦本以起化之意曾子曰人倫莫重於事親而事親者每

能盡孝於生前。易忽畧於身後。故於親之終
也。凡喪葬之事。不能盡禮者多矣。居喪之初
或能思念其親。至於歲時既遠。而祭祀之頃
不能竭誠思慕者多矣。此皆民德之薄。由上
之人無以倡導之耳。若能致謹於親終之時
非徒哭泣之哀而已。凡事詳密盡禮。不遺後
日之悔。又能於祭之時。追思既遠。愾乎如聞
優乎如見極其孝敬愛慕之情。則己之德厚
矣。凡此皆上之人自致其情以厚其德。初非

以此作則於民也。而民油然觀感。咸之心。以至居喪盡禮。致祭皆能盡誠。各念所生。咸敦天性。而其德亦歸於厚矣。可見德爲人君者。豈可不知教化之本哉。

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

此一章書。是明孔子盛德感人。自然聞政之

驗。子禽姓陳。名亢。子貢姓端木。名賜。俱孔子弟子。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每至一邦必然與聞國政。此是夫子訪求而聞之與。抑是列國之君自以其政事告於夫子。而聞之與。爲求爲與。俱未可以測夫子。此子禽之所以疑而問也。子貢答曰。夫子之聞政。豈是有心。然亦非無故。其平日德盛化神。積中形外。故與列國之君相接。或著於儀容。或發於辭氣。見其謙然和厚者爲溫。坦然易直者爲良。肅然

莊敬者。爲恭。斂抑而不自縱。謙退而不自高者。咸來訪問於夫子。其得聞也。蓋有人人感動。既兼至。亦疑忌之皆忘。凡國中政事。應因應革就子之所謂求者而論之。而夫子之求之與。此異乎他人之求之也。子禽子貢深知孔子。而信其能得之也。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萬世而下。可想見焉。

之道。可謂孝矣。

此一章書。是孔子言爲人子者。不可須臾有忘親之心也。孔子曰。事親乃終身者之事。而觀人子者。亦不在旦夕之間。是故父在之時。子不得自專。僅可觀其志向何如。父沒之後。子之行事。昭然。乃觀其實行何如。至於三年之久。猶不忍有亡其親之心。而無改於父之道。則終始不渝。存沒無間。方可謂之孝矣。可見父子之間。原屬一體。其父已歿之後。規當恪遵

之。未竟之業。當繼承之。蓋愆。亦止可有變化之方。不可彰一人之迹。如此。則善繼善述。丕顯丕承。而後可傳矣。

於無窮。爲人子者。不可不知也。

有子曰。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

此一章書是有子言用禮者當探其原。而不可直任其情也。有子曰。禮者。所以範圍天下

使人不敢過。不敢不及。何其嚴也。然不紊之中。尊卑上下。各盡其道。則心安理得。自有藹然洽之意。所謂和也。是故以和爲貴焉。此先王治天下之道。以斯爲美。而小事大事。莫不由之。所以行之久而無弊也。和既可貴如此。宜無不可行矣。乃又有所不行者。何哉。蓋徒知和之爲貴。而一意於和。任情恣意。全不以禮節制之。則心如何安。理如何得。是求和而反不和。亦不可行也。蓋當

時周末文勝流於虛僞於是有一等任眞之
人脫畧簡易以爲可以矯當世之弊而不知
其蕩檢踰閑愈失先生制禮之原矣有子所
以深警之也

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恥辱
也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

此一章書是有子敎人以謹始之學也有子
曰天下之事必謹之於始而後可以善其後卽
如與人言語相約謂之信後日踐之於行謂

之復。倘約信而不合於義理之正。則勝行而有所不能矣。惟是約信之初。卽可道相期。而近於義。則今日所言者。他日皆可行。不待旣復。而已知其言固可復也。敬以待人謂之恭。內慚於己則爲恥。招尤於人則爲辱。倘恭敬而不合於當然之節。則雖欲踐而有所不能矣。惟是致恭於人之時。卽不以非足恭取悅。而近於禮。則內不失己。外不失人。自不至於罹恥辱之已遠。與人相

倘謂之因。終身依歸謂之宗。倘相因而不擇夫有德之人。則雖欲不乖離而有所不能矣。惟是徧然因依之頃。即慎審於賢否。而不失其可親。則一時定交者。生平可託。不待既宗而已知其可宗也。可見人之言行交際。惟能善始者。自能善終。與其悔之於後。不若慮之於前。不然。則因循苟且之間。將有不勝其失者矣。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愼於

二。而。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

此一章書。是孔子言君子篤學之心也。凡人學之不能有成者。嗜慾勝之也。卽如食與居二者。人所不能免。但有一妄求之心。則其害於義理。妨於學業者不小。惟君子非不食而無求飽。非不居而無求安。其於躬行之事。人謂所易忽情所搖惑者如此。至於敏以圖之。有餘之言。人所易發也。君子則汲汲皇皇。敏以圖之。其審訥收斂。愼以持之。其審

於緩急之宜者又如此。然則君子其遂可以自足乎。猶未也。又必就有道之人。或考証其所已得。或借資其所未至。而取正焉。其虛心以廣益者復如此。此其自治之功。每進而不止。正其篤好之心。愈精而愈深也。信可謂之好學也已。蓋不學不可以爲眞學。人能好學。則人欲自淨。天理自明。雖希聖希天。何難之有哉。

純聰明聞見。將有日進而不自覺者。雖希聖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

此一章書。見聖賢教學相長之益也。子貢夫人所遇之境。皆學力見端之地。卽如貧人之常也。每有自歉於貧者。於是諂心生焉。富亦人之常也。每有自恃其富者。於是驕心生焉。貧而能無諂。富而能無驕。此其得

力爲何如。孔子曰。此其人。固能制勝於貧富之際者。殆亦可也。然猶有進焉。未若貧矣而欣然自樂。富矣而秩然好禮者。又超於貧富之外也。子貢有悟而言曰。無諂無驕。賜蓋自以爲至矣。而不知又有所謂樂與好禮者。可見道理無窮。不可自足。彼淇澳之詩。言君子之好學。如治骨角者。切而又磋。精而益求其精。如治玉石者。琢矣而又磨。密而益求其密。其斯不可自足之謂與。於是孔子稱許之

曰。切磋琢磨之詩。非爲貧富言也。而賜忽見及此。非淺於詩而若是乎。賜也。如此始可與言詩已矣。吾方告之以往。而賜已知我所未言。雖三百。理無不通。以此言詩。安往而不得。全詩哉。此可見賢者得力之處。聖人不欲其自足。賢者頴悟之處。聖人不欲其自限。量哉。更欲其推廣其教學相長之益。寧有窮際。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此一章書。是孔子教人貴於知人之意。孔子

曰學求在己不求人知但人多好名不冥務實或我有學問不見知於人便以爲患其於人之賢否不能分辨正是可憂患之事而每貿貿然處之君子則以爲立身惟貴內脩不在浮譽人不己知此其責在人何患之有若我不知人或其人而賢者偏自以爲可信心體不明邪正莫辨是則可患也已夫知人之明自古帝王皆以爲難有邪曲之

人又有似賢非賢似忠非忠之人倘不審擇勢必是非顛倒舉措乖宜然則所以清心明理以爲鑑別之地者又何可已哉

爲政第二

子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

此一章書是孔子言人君尚德之化也孔子曰國家之政有科條有禁令無非欲驅率萬民咸歸於正但天下之本在身身正然後可以正人誠能端本澄原自正其身去嗜慾存

天理。凡其立綱陳紀。皆根諸躬行心得。方是以德爲政。由是至德感動。不待賞而民自勸。不待怒而民自威。遐邇率俾。傾心向化。譬諸北極之辰。爲天之樞。在天之中。居於其所。凝然不動。而衆星分布。四面環繞。盡皆拱向。人君德脩於己。而化及於天下。固有如此。所以感應之速。神擬諸其象。脩於己。而化及於天下。固有如此。所以王雖天縱聰明。亦不敢自恃。常懷兢業之心。守精一之傳。務脩其德。以爲天下先。爲君者。

可不以脩德爲要務哉。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此一章者。學者誦讀必務知要。卽如詩之風雅頌。其篇數有三百之多。或托物比興。或隨事成賦。體則不同。類則不一。然就其大旨而約論之。實一言可括全義。這一言就是詩經上看來。思魯頌駉篇有曰思無邪。凡人念慮一動便不能無邪正。詩之立教。善者美之。惡者刺之。無非欲人

去其邪而歸於正。學者誠知詩之教。在於使人無邪。而歸於念慮之間。省察謹愼。求自慊。毋自欺。庶體貼躬行。開卷有益矣。

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此一章書。是孔子論治教之淺深。見任法不如任道之爲得也。孔子曰。人君之治天下。有法術道術之不同。法術爲致治之具。而道術爲致治之本。若不知本原所在。止用法制禁

令以開導之。如事親。則禁民不孝。事長。則禁民不弟。有違犯者。便加以刑罰。俾盡歸約束。以此治民。雖能使民不敢爲惡。然只是畏刑懼法。苟且倖免。而其中全無愧恥之心。政刑之效如此。若君之導民。不徒以其法。而必躬行實踐。以爲天下先。如欲民興孝。先自盡孝道。如此。民既有所觀感矣。而其間或有厚薄淺深之不同。則又有品秩節文以齊一之。以此治民。自然感發興

起。不但恥爲不善。亦且勉至於善矣。德禮之效如此。總而論之。政刑德禮。四者相爲表裏。豈可偏廢。但措注有本末。設施有先後。人主誠不可不致審也。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此一章書。是孔子自敘其生平心學。以漸而進之功也。孔子曰。凡人爲學。當先定志向。繼

加體驗。終歸純熟。不可躐等而進。亦不可半途而廢。吾自十有五時。則志於學。學者。所以學乎所當由之道也。如何而致知。如何而力行。念念在此。必求其成。然此時僅向乎道。猶未得乎道也。由十五而進。至於三十。覺道得諸己。有以自立。私意不能侵。外物不能奪。守之固矣。然知未至於融通。而守猶假於勉強。由三十而進。至於四十。覺於道之所當然者。皆無所惑。即事之粗而見其精。即物之顯而

得其微。知之明矣。然猶但知其所當然。而未
能知其所以然。由四十而進。至於五十。凡天
命之賦於物而爲事物所以當然之故者。皆
無不知。契二氣之大原。會萬殊於一本。知極
其精矣。然知之雖精。而猶假於思也。由五十
而進。至於六十。覺心與理融。理與心會。人之
言。方入於耳。而言之理。即契於心。知之至
不思而得矣。然所知雖出於自然。而所行或
猶未出於自然。由六十而進。至於七十。覺涵

養者純熟。矜持者渾化。隨心之所欲。於大中至正。確然不易之矩。自無踰越。夫豈待於勉而後中哉。吾自十五至七十。所進之次第大約如此。入孔子爲生知安行之聖。而絕無間斷。其效驗亦以漸臻。然則人欲希聖希賢。可不先立其志。以漸期於有成哉。

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此一章書見人子事親有當然之理定之分也孟懿子是魯大夫樊遲是孔子弟子孟懿子問孝孔子曰人子事親有至當不易之理所當遵守不失不可有一毫違背蓋孝親之道惟在無違而已彼時孔子尚未說明懿子不能再問故因樊遲御車之時復以孟孫問答親之命之樊遲問曰何謂之無違孔子曰所謂無違止是不違乎禮禮卽天理之節文也

尊卑上下各有一定之禮如父母在生之時定省奉養俱依於禮及其沒也殯葬祭享必誠必信亦俱依於禮自始至終禮之所當爲者不敢不爲不至苟且簡陋而不敬其親禮之所不當爲者卽不敢爲亦不至僭越非分而陷親於有過此之謂無違此之謂孝可見人道以孝行爲先孝行之端在天下卽爲紀綱萬世之法孔子此言所以警僭越者深矣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惟其疾之憂。

此一章書。見人子當以守身爲孝也。孟武伯問孝。孔子曰。凡人欲盡事親之心。必先體父母之心。何也。蓋天下無不愛子之父母。唯愛之心以爲心。故憂之也切。父母之愛子。無不切切焉以爲憂。不但憂其疾病者。無疾之日。亦常憂其愛護之不謹。若爲子者。體此心以敬守其身。時時謹飭。處處

隄防。不敢有一毫縱肆。自然清明強固。保身無失。可謂之孝乎。凡處富貴逸樂之地。紛華靡麗。一有不慎。最易致疾。尤當屏卻護持。以培養我身心也。

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

此一章書。見人子當以敬親爲孝也。子游姓言名偃。孔子弟子。子游問孝。孔子曰。人子於親。飲食供養。固不可缺。然必內有尊敬之心

外有恭敬之禮。方可謂孝。古之仁人。事親如事天。豈非至敬之道。若今世俗之人。謂能以飲食供養父母。卽謂之孝。不知徒以飲食供養之。豈特父母爲然。雖至微賤。如於人。人亦有以養之。若事親者。猶恩類待食於人。人亦有以養爲事。其後恃愛少有不敬之心。而徒以供養爲事。其驕慢成習。無所忌憚。窮極其不敬之罪。便與那養犬馬者。何所分別。甚言其流弊至此。以警天下之人也。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
先生饌。曾是以爲孝乎。
此一章書見人子以
孔子曰。人子事親之
和婉愉悅之色。發於
爲最難。蓋眞有此
心。不在容色上做工
子弟者代任其勞。子
和婉愉悅之色。誠於
心。形於外。全要
子弟有酒食進奉於
夫也。若夫父兄
內求之
有事。爲
父兄

以供飲饌。此則力之所可勉。而事之無難爲者。曾是可以爲孝乎。此言孝之不足重輕。正見淺愛之當重愉色之難至。爲人子者。不可不深長思也。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

此一章書。是孔子淺贊顏回悟道之妙也。顏回。是孔子弟子。孔門高徒。唯顏子已具聖人體段。故孔子稱贊之曰。我與顏回講論道理。

至於終日之久。所言不止一端。在他人必有所疑而不必問。非有可疑而不知問也。回也豈眞愚者哉。孔子知之切。信之深。見回本無所疑。而不知問。非有可疑而不知問也。回也豈眞愚者哉。孔子知之切。信之深。

到。一經指點。便觸處洞然。無不心領神會。可語問難。有待於問難。回則默默聽受。絕無一言之理。躬行實踐。一一有以發明。乃知回之不違。正其深潛純粹。默識心融之處。功力既

其閔居獨處時。見其動靜語默之間。我省察

矣。顏子雖氣稟清粹。畢竟由博約克復上來。故能盡發聖人之蘊。此見有天縱之資者。尤不可無希聖之學也。

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

此一章書。是孔子言觀人之法也。孔子曰。觀人之法。據迹考心。由顯極微。方是徹底窮源。人之行事。善惡昭然處。謂之以。意所從來。謂之由。心安意樂。絕無勉強。謂之安。觀人

者當先視其所爲之事。爲善則爲君子。爲惡則爲小人。若爲善之人。果能毫無假飾。方是爲善之誠。又須觀其意所從來。既察其平日心之所存。果能毫無矯強。方是爲善之純。夫。自以而由而安。在人者既如此。又因從外而探其內。自視而觀。而察。在我者又因畧而致其詳。考驗至此。人何得而藏匿之哉。重言之者。以見其必不能隱也。人主以此衡鑒天下。其行事之淑慝

心術之邪正。百不爽一。若視觀察之本。則君子所謂知言窮理。不可不加之意也。

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爲師矣。

此一章書。是孔子言學貴乎理明心得。不徒以聞見爲事也。孔子曰。天下之義理無窮。吾人之見聞有限。若專在記問上做工夫。雖日積月累。究非心得。如能將舊日所聞反覆玩味。久而心領神會。日知所無。不但已知者。無不觸類旁通。於

常聞習見之中。自有油然獨得之益。如此。則智慮日新。學問日益充足。如有相質問者。便能應答不竭。學者。馳騖於口耳文字之間。遺豈不可以爲人之師乎。孔子恐學者。馳騖於口耳文字之間。遺豈不可以爲人之師之以心得之妙。溫故。即時習之意。人可不自勉乎哉。

子曰。君子不器。

此一章書。是孔子言君子有成德者。自有全才。欲人以德備才之意。孔子曰。人之可以器言者。

必拘於才處。終不能相逼。惟成德之君子。其心虛。能應萬事。大之任經綸匡濟之業。小之理兵刑錢穀之事。件件周到。無往不宜。不可以一材一藝擬之。所以說君子不器。然此以君子學問而言。若論用人。則全才不可多得。即一材一藝。亦必因人器使無求備於一人。則天下之寸長足錄者。皆得效用於聖世矣。

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

此一章書。是孔子教人做賢垂世立教。言之功居多。六經皆言也。須從躬行心得上出來。方可以傳世。如子臣弟友之道。仁義禮智之德。一一身體力行。凡欲言之。然後議論所發。皆實有諸己。而不徒託諸空言。是行常在先。而言常在後。此乃爲篤實之君子。易曰。脩辭立誠。所以居業。卽是此意。學者

脩身。固當當敏行而愼言。人主用人。亦宜聽言而觀行矣。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此一章書。是孔子言君子小人之待人。有公私大小之別也。孔子曰。君子小人。迥然不同。而迹實相近。以待人言之。君子從天下起見。其心常存公。公則自有民胞物與之度。凡理所當愛。恩所當施。不必人來附和。自然親疎遐邇。均令得所。所以周徧廣濶。不爲偏黨之私。

小人止從一身起見。其心常私。私則因勢附利。伐異黨同。或任情以爲好。或交結以爲援。所以周天理人欲。不並立也。人臣以不比比。則不周。天理人欲。不並立也。人臣以不比比。若無一念營私。自可告天地質鬼神。稍有偏黨私曖而無普徧之公。周則一身許國。向不能見諒於天下後世矣。存心可不愼哉。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此一章書。是孔子言學思不可偏廢也。孔子曰學之爲言效也。取聖賢言行而效法之。一

一習之於事謂之學就聖賢言行之
以然之理細細體會於心謂之思二
不可若但學其事而不思索其義則
不過在外之粗迹其道理精微處未
於心心體上不得洞達分曉常昏而
是謂罔若但在心上空思索而不
行實踐其事則所思者不過意中之
無安穩著實處是謂殆惟學而思則
思而學則知益精守益固知之精守

不外乎此。商書曰。念終始典於學。周書曰。思
曰睿睿作聖。思學兼進。帝王不可不加意也。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此一章書是孔子欲人正學術。以維持世道
人心之意。孔子曰。自古聖人繼往開來。止是
一平正通達之理。其倫則君臣父子夫婦昆
弟朋友。其德則仁義禮智信。其事則禮樂刑
政。可以脩己。可以治人。世道所以蕩平。人心
所以正直。皆由於此。舍此以外。有與聖人之

道相悖。而別爲一端者。便是異端。邪說詖民。
左道惑衆。爲害不小。若使惑於其說。專治而
欲精之。如工人之攻金玉者然。則以之治己
則汨沒一己之性情。以之治人。則以敗壞天下
之風俗。世道不得太平。人心不能歸正。害莫
大焉。異端指楊氏墨氏。及仙家佛家。一切妖
妄術數之類。後世邪教橫行。左道日盛。奸詭
邪僻之徒。方爲之標榜附會其說。以蠱惑天
下。棄人倫而滅天理。放肆猖狂。斯文掃地。其

爲害不可勝言。惟正道昌明。則邪道自熄。敘人倫明。教化漸仁摩義。使綱常名教。昭然斯世。則幾堯舜之治無難矣。

子曰。由。誨女知之乎。知爲不知。是知也。

此一章書。是孔子示子路以本體之知也。子路姓仲名由。孔子弟子。孔子教之曰。人之入道。全在乎知。眞知之本體須從自知自覺處體驗。不必無所不知。方謂之知。我今教汝以

知之之道。汝於義理事物之間。有所
所不知。必虛心體認。凡義理事物體
果能眞知確見。已知之者。則以爲知
能眞知確見。尙有所不知。則以爲不
則雖不能盡知天下之理。而本心之
自欺之本體。是知也。若以此
自知之明。從事於學問思辨。則格致
功。可以次第漸進。而知之爲用。亦無
子張學干祿。子曰。多聞闕疑。愼言其餘。

多見闕殆。愼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

此一章書是孔子勉子張以脩身用世之實學也。子張。姓顓孫。名師。孔子弟子。子張爲學。常求人知。有繫戀利祿之意。孔子教之曰。凡人處己接物。莫大於言行。出言非是。容易。必多聞古今人之善言。以爲所言之資。多聞之中。有疑而未信者。必闕而不敢言。其餘己信者。則所言當理。自不取者。文愼言之。不敢輕忽。則所言當理。

咎於人世豈不寡尤。行事非是容易。必多見古今人之資。多見之資。又愼而未安者。必闕而不敢行。其餘已安者。又愼行之。不敢怠肆。則所行當理。自無內疚於心。豈不寡悔。言既寡尤。行既寡悔。則爲有道有德之士。朝廷言揚行舉。必用此等人。未嘗求祿。而得祿之理。自在其中矣。可見學者不襲虛聲。國家務崇實學。庶幾眞儒出。而奔競之風亦息耳。

哀公問曰何爲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

此一章書是言人君以一身居君羣臣百姓之上未知何所作爲方能使衆人悅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凡民服者服其心也人心之公是魯國之君問於孔子曰何爲則民服孔子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

惡不省爲生人之正情人主之權惟進賢退不省爲治國之大本凡臣下有心術光明行事端愼者卽是正直之君子必然人人敬愛

有心地奸昧。行事乖方者。即是邪枉者。
必然人人憎惡之。公心。人所同有也。
人君誠能將直者舉而授之以位。枉者舍置
之而不用。則用舍各當。合乎人心之公。民自
悅服。若將枉者舉而使之在位。直者舍置之
而不用。則用舍顛倒。拂乎人心之公。雖欲服
民而民不服。只在用舍之公。與不公。可不慎哉。推而言之。舉錯之道貴其
能公。又貴其能明。能明。則能知邪正之
斷。惟明。則能知

辨。惟。斷。則能伸黜陟之權。而其本全在讀書窮理。理。明。則是非賢否。不至混淆。人主加意於此。天下之福也。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

此一章書。是孔子言以身化民之意。季康子。是魯大夫。問於孔子。謂使百姓敬於我而不敢欺。相勸於爲善而不敢慢。忠於我而不敢不敬其上。怠。何道可以致此。孔子曰。民原無不

者。但上示以可慢則民之時。容示以可慢心生焉。誠能臨民不敢忽。而貌端莊。衣冠瞻視。不敢少忽。敬矣。民原無不忠於上者。但上示以可欺。則民欺心生焉。誠能盡其心以事親而孝。盡其心以愛衆而慈。安有上不盡其心。而民反不盡其心者。則不期忠而自忠矣。民原無不可勸者。但上示以可怠。則民怠心生焉。誠能臨民舉用之。使知善之當爲。不能者教誡之。

使知善之可爲。安有知善而不相勉於善者。則不期勸而自勸矣。使民敬忠以勸。其道如此。蓋季康子之意專在責民。孔子之意專在責己者。不求應責己者。不求應而民自應之。是故身者化民之本也。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爲政。奚其爲政。

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

此一章書。是孔子明爲政之理。定公初年。孔子不仕。蓋爲季氏擅權。陽貨作亂。非可有爲

之時也。或人不知。謂孔子曰。夫子懷才抱道。
正宜致君澤民。何故不出仕而理國政乎。
孔子曰。古來言政。莫備於書。豈不閒書之言
孝乎。周書君陳篇。言君陳能孝於親。因而友
愛于兄弟。又能推此孝友之心。施爲一家之
政。使一家之人。有恩有禮。無有不正。書之所
言如此。由此觀之。政之事不同。政之理則一。
家庭之間。師人以正。是亦爲政。何必居官任
職。方謂之爲政乎。蓋孔子不仕之意難以明

言。故託辭以答之。但大學言脩身齊家而治
國平天下之道。卽不外是。則孔子託辭實爲
政不易之至理也。
了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輗。小車無
軏。其何以行之哉。
此一章書。是孔子欲人立心誠實之意。孔子
曰。信者。人之根本。人而無信。則所言欺妄。所
行虛僞。彼且自以爲機詐過人。何所不可。吾
不知其可也。譬之車然。平地任載之車。大車

也。必有轅端之輗。乃可以駕牛而行。車。乘車。小車也。必有轅端之軏。乃可以駕馬而行。若大車無輗。小車無軏。雖具輸轅。不能運動其何以行之哉。蓋無信之人。言。人皆賤惡之。聞其言即以爲欺妄。見其行即以爲虛僞。居家不可行於父母妻子。而況於宗族鄉黨而況於疎焉者乎。處世不可行於宗族鄉黨而況於遠焉者乎。甚矣人之立心。不可不誠實也。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

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此一章書。是孔子明禮爲百世不易之經也。

子張問孔子。謂自今以後。易姓受命。至於十世之事。可得而前知乎。孔子曰。欲識將來。當觀已往。繼夏之世者。殷也。殷所行之禮。止是因襲夏所行之禮。若夫制度文爲。或以太過而損。或以不及而益。其所損益。亦止扶植此禮。其事可考而知

也。繼殷之世者。周也。周所行之禮。只是因襲殷所行之禮。若夫制度文爲。或以不及而益。其所損益。亦止扶植此禮。其事可考而知也。由此觀之。三綱五常。立國之本。三代更變者。隨時變易也。損益者。可易也。亦猶今之視昔。其或繼周而興者。雖百世之遠。可以前知。豈但十世而已哉。然孔子所謂前知。非若後世讖緯占候。及理而論。雖聖人弗易。

術家射覆之言。求之杳冥不可知之域。爲荒誕而難信也。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見義不爲。無勇也。

此一章書。是孔子欲人專心務義之意。孔子曰。凡人事有當爲之事。不可不爲。有不當爲之事。非其所當祭之鬼而祭之。非一端。卽以祭言之。非其所當祭之鬼而祭之事不一端。總以義名之。苟見義所當爲而不爲。非不明也。乃畏

難而偸安。無勇也。蓋此二者。一則不當爲而爲。然而未有不因者。諂者其中甚倭。其態甚柔。安得有浩然之勇氣。勇於義者。內直而外方。至剛而至大。安得有無恥之諂心。孔子舉言之。欲人去諂心而養義勇也。

八佾第三

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

此一章書是孔子誅權臣僭竊之心也季氏是魯大夫。佾。是祭祀時樂舞行列。古者樂舞各有定數。天子用八佾。諸侯六佾。大夫四佾。不可紊亂。當時周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特賜天子禮樂。以祭周公。其後魯之羣公。俱因循僭用。已是失禮。乃季氏於家廟中祭祀。亦用八佾之舞於其庭。故孔子因其事而罪其心曰。凡人於天理上行不去之事。未有不惕然動心者。此卽所謂不忍

之心也。今季氏大夫也。於家廟中祭祀時。僭用天子八佾之舞。儼然行之。亳無顧忌。是忍爲人所不忍爲者。則其蔑理亂常。自行無所不至矣。又何事不忍爲乎。此孔子罪之深。故言之切如此。可見人臣僭越禮犯分。起於一念之不可制。

而爲之君者。又不能防微杜漸。始於容忍。而其後優柔不斷。遂至威福下移而不悟。所當取孔子責季氏之言而深思之也。

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

此一章書是孔子譏權臣自取僭妄之罪也。

三家。皇侃魯三桓孫。叔孫。季孫之家。天子祭畢則歌雍詩以徹俎。告成禮也。魯三家者。亦歌雍徹。是大夫而僭用天子之樂章矣。故孔子譏之曰。彼三家之不顧禮義。忍心僭越者。蓋由不率意妄爲。絕無顧名思義之念耳。抑知義有一定。名無可假。即如雍詩中所云。相

維辟公。天子穆穆。是言祭文王於廟中於時
駿奔走。執豆籩肅雝以相者諸侯也。秉璋卑。
儼對越穆穆。然誠敬以將者天子也。今三家
之堂。助祭者不過陪臣。主祭者不過大夫亦
何取於此義而歌之以徹哉。不惟僭越。抑且甚無
謂矣。孔子此言。詞婉而意嚴。不特譏當時僭
竊者之心。即以立萬世人臣之大防也。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此一章書。是孔子言禮樂本乎人心也。孔子

曰天所賦之德而具於人之心者所謂仁也。仁存於心敬而將之以儀文謂之禮和而達之以容謂之樂故人必先有恭敬之心存於中而後玉帛升降不爲虛文有和平之心蘊於內而後鐘鼓干戚不爲虛器若人而不仁則其心放佚已失禮之本矣縱使拜心與禮相背而馳禮其爲我用乎人而不仁則其心乖戾已失樂之本矣縱有五音六律心與樂不相聯貫樂其爲我用乎可見仁

者。禮樂之本。禮樂不可斯須或去。人心不可
頃刻不仁。用禮樂者。求之心焉可也。
林放問禮之本。子曰。大哉問。禮。與其奢也寧儉。
喪。與其易也寧戚。

此一章書。是孔子救禮之失。而爲反本之論
也。林放。是魯國人。當春秋時。人俱逐於禮之
末節。乃林放以禮之本問於孔子。孔子曰。時
方逐末而忘本。子獨有反本復古之思。大哉子之
問也。原夫制禮之始。有樸素之質。而後有周

旋之文。有慘怛之心。而後有衰麻之節。不可過也。不可不及也。今行禮則專事繁縟。失於奢矣。居喪則專治儀文。失於易矣。是本也。然則今之爲禮者。與其敬不足而文有餘。流而爲奢。寧使文不足而敬有餘。失之於儉。居喪者。與其哀不足而文有餘。流而爲易。寧使文不足而哀有餘。不失爲戚。夫儉與戚。雖未得乎禮之中。然樸素者。萬物之質。惻怛者。天性之誠。以是求之。可識禮之本矣。此孔

子以復古之論爲補偏救弊之方。移風易俗之意深已。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此一章書。是孔子傷春秋之世。臣下僭亂。而重嘆之也。孔子曰。分莫嚴於君臣。有君則禮樂以定。征伐以一。尊卑上下以辨。自周室衰微。王綱不振。或以諸侯而凌天子。或以大夫而分公室。或以陪臣而執國命。君臣定分蕩然無存矣。彼外國猶且上統其下。下奉其上。

俱知有君長。反不似諸夏之君弱臣強。絕無
上下之分也。此孔子所甚言之。以見體統不可
一日不嚴。君臣上下。各安其位。自然四海永清。萬方效順。中外禔福。
君道不正。名分不可一日不正。名分不正。
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對曰。
不能。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
此一章書是孔子明僭禮者之無益也。古者
祭祀之禮。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境內山川。泰

山者魯之鎭也。惟魯侯得而祭之。季氏乃不安於大夫之分。而欲行旅祭之禮於泰山。其僭妄爲已甚矣。冉有名求。孔子弟子。時爲季氏家臣。於是孔子謂之曰。爾季氏欲旅泰山。甚爲非禮。汝爲家臣。自有盡言匡救之責。乃竟坐視其失。而不一救正之與。冉求對曰。季氏已定。實非求所能挽回也。孔子乃嘆氏之意已定。實非求所能挽回也。孔子乃嘆季氏之越禮而諂求者。吾不知其何心。彼林放一魯人耳。尚能悼流俗之弊而問禮

之本。何況泰山五嶽之尊。其神必聰明。不可欺。必正直。不可諂。豈反不如林放之知禮而享季氏非禮之祭乎。蓋神人一理也。干名犯分之事。既不合於人。自無當於神。孔子此言。其所以維持世道者至矣。

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

此一章書。是孔子以君子之不能無爭者。正以德器未成。彼

我之心未化耳。惟成德之君子。心氣和平。儀容恭遜。未常有所爭競。無已。其必行射禮之時乎。蓋射勝負相形。正爭之所也。然揖讓而升。揖讓而降。揖讓而後升堂。既射之後。同射者俱下堂。勝者乃揖不勝者使之升堂取觶立飲罰酒。射禮之行如此。是雖有勝負之相形。而終不失雍容之雅。其爭也。仍然君子之爭而非小人血氣之爭矣。夫惟射之必爭而究竟不見其爭。則君子眞無所爭哉。是知天

下有君子。自能使太和滿宇宙。而天下享和平之福。鄉曲遵禮讓之化。風俗人心。日進於淳古。豈獨一人之美哉。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

此一章書見經義無窮。舍悟者可以相通也。

子夏問曰。逸詩有云。人皆有笑。而笑之巧者。則倩兮而輔端好。人皆有目。而目之美者。

則盼兮而黑白分明。此本
素以爲絢兮。夫素則無
無文而謂之爲華飾者。此非商之所知也。乃又云
謂也。孔子曰。詩言素以爲絢。非卽以素爲絢。
是言因素而爲絢耳。譬如繪畫之事。必先有
其質地。而後加以文彩。則是素常在先。繪常
在後。人之美好華飾。理無不然。素與絢正相
須而不可少也。子夏遂有悟而言曰。觀夫子
之言。可見素不得不先。繪不得不後。然後知

先王制禮。緣人情而爲之節文。蓋必有處乎其先者。而大經小曲。因事制宜。殆亦繪事之後矣乎。不然。何以文質相扶。歷世而無弊也。孔子急稱之曰。吾以繪明詩。而商卽繪以逼禮。是起發予者商也。夫詩之意無盡。卽素絢之旨廣。卽於禮而無不可推而可知。詩之所包者廣。卽於禮而無不可推也。商之穎悟。豈易得哉。始可與言詩已矣。卽一問荅間。而聖人之教。賢人之學。俱有會悟於意言之表者。令人可深長思也。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

此一章書。是孔子欲考古禮而嘆其無徵也。

孔子曰。禮莫備於我周。而周禮皆取法於二代。吾從周。

代者也。其制度文章。爲有夏一代之禮者。吾尚能言之。乃夏之後爲杞。杞國雖存。然不足取以爲證矣。湯有天下。乃殷

之後爲宋。宋國雖存。然亦不足取以爲證矣。

所以然者。禮非書籍不能記載。非賢人不能誦習。今杞宋二國。世祚衰微。簡編既已殘缺。

老成亦復彫謝。文獻不足故也。使文獻果足。則吾能取之以爲證。以可據之典型。合吾一人之聞見。斟酌進退。定爲世法。將我周文武監視二代。郁郁彬彬之盛。不亦萬世昭然也哉。惜乎其未之逮也。聖人以禮維世之意如此。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

此一章書。是孔子諷僭禮之非也。古者天子既祭其始祖。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祭於太廟而以始祖配之。五年一行此禮。謂之曰禘。乃以周公有大勳勞。遂得用天子之禘祭。雖係報功之典。然而非周公之意也。故孔子諷之曰。古先王制祭。自始至終。足以起敬。起慕。無有不可觀者。我魯之行禘祭也。太廟而觀之矣。乃自灌地降神而

往。禮未嘗不九獻也。樂未嘗不八佾也。然而
虛文徒具。誠意未孚。吾殆不欲觀之矣。蓋禮
莫大於禘。而禘非徒貴乎其名。孔子之所不
欲觀。又豈周公之所樂享哉。何魯人之不悟
也。

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
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

此一章書。是孔子爲魯諱禘之意。或人以禘
爲祭禮之大者。問其說於孔子。孔子不欲顯

言魯禘之非。因答曰。祭禮有可知者有不易
知者。若禘之禮儀重大。意義深遠吾所不知。
有能於禘之說而知其所以然之故。則通之
於天下。何以正典禮。何以定名分。何以聚天
下人之情。俱在懽心。以祀其祖宗。凡治天下之理。
昭示於禘禮之中。其如示諸斯乎。門人記孔
子言及此。而即自指其掌。蓋禘爲天子大祭。
魯以諸侯僭用。孔子有人臣之誼。不欲顯言
其非。而諸禘之義則通諸天下。實明白易曉。既

對或人以不知而復指掌以示之孔子之寓
意深矣。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

此一章書是門人記孔子祭祀之誠爲主。吾夫子之於祭。有獨極其誠
曰。祭以誠爲主。吾夫子之於祭。有獨極其誠
者。其祭先祖則孝心純篤。儼如先靈之在上
焉。其祭外神則敬心專一。儼如神明之在上
焉。夫鬼神無形無聲非眞有在。但其誠敬所
至則愾聞優見。固有若此。故夫子平日亦嘗

有言。謂祭必盡其誠。惟
倘或有故。不得與祭。至使他人代之。
獻之文。而誠意終不能伸。卽與不曾致祭者
無異。觀孔子所言。則知身在卽心在。心在卽
神在。總不外一誠所以古來帝王。每於祭祀
必親致虔恭。以致天神感地祇格。百靈効順。
豈非本諸一誠以致之哉。
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何謂也。子
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

此一章書。是孔子稱天以折權臣之心也。王孫賈。是衛國大夫之有權者。時孔子在衛。王孫賈疑其有求仕之心。欲其附己。又不便直言。因借俗言以諷曰。俗語云。祭有竈有奧。竈是竈神。位雖卑而有專祀。奧是室西南隅之神。位雖尊而非專祀。凡人祀神以祈福者。與其媚於奧。以仰其徒尊之力。時俗所言。自有深意。果何謂乎。此王孫賈明以竈自喻。以奧比君。謂自結希其默助之力。時俗所言之位。不如媚於竈。以

於君。不如阿附於己。孔子知其意。亦才明斥其非。但答曰。媚奧媚竈。吾皆以爲不然。奧竈。喻君之上至尊無對。莫過於天。順理而行。則天降之祥。逆理而行。則天降之災。倘所行不能安分。不能循理。卽爲得罪於天。天之所罪。將何所禱以求免哉。從來國家權臣。每欲借天子威福。使人才予奪。盡出私門。惟光明正大之人。方能以道自持。卽如王孫賈。欲孔子附己。諷以媚竈。孔子則對以獲罪於天。他日彌子

瑕欲其以有命。倘一失足權門。則天人能爲。進退俱各有數。
子者。可不進以禮。退以義。而效法聖人以自
愛其身也哉。

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

此一章書。是孔子追思周初之禮。以挽當時
文勝之弊也。孔子曰。夏之天下。尚忠。商之天
下尚質。二代法度俱有可觀。至我周初。以武

王爲君。周公爲相。監視二代之禮。因革損益。以成一代典章。品式儀文。俱本忠質之意。爲周之所以其文郁郁然特盛吾生周之世。爲文勝務民。舍周其何從哉。孔子當日見周末華鮮實。因追思周初制禮之意。見其非專事浮靡。徒尚繁華。然則國家制禮。誠不可不取法往古。斟酌時宜。以定世守之規模也。孰謂鄹人之子知禮乎。入大廟。每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

此一章書是孔子明禮意於魯之廟也。魯有大廟。以祀周公。孔子時入而助祭。於廟中陳設之禮器享獻之禮儀。一一詳問。蓋其敬愼獨至。故其詢問必詳。或人不知。乃從而議曰。鄹人之子。人俱稱爲知禮。由今以觀。孰謂其知禮乎。入大廟每事問。知者不待問者必不知。觀其每事必問。是乃所以爲禮也。或人顧謂我不考究者。不考究則無以明。吾不入大廟。不可不考究矣。孔子聞之乃曰。禮有

知禮。抑獨何哉。孔子之學致知格物。無表裏精粗。俱詳究。而況於祭祀之大乎。審問之心。正其必敬事之心。非或人之所能識也。

子曰。射不主皮。爲力不同科。古之道也。

此一章書。是孔子思古道以救當時之失也。先王之教射也。貴其容比於禮。節比於樂。原以觀人之德。故但主於中的。不必穿革。方見勝負。所以鄉射禮文有云。射不主皮。所以然之故。蓋爲人之氣力。有強有

弱。科等不同。但主乎中。則強弱俱可以習學而能。若必貫革。則氣力不可以勉強而至。此所以不主皮也。然此乃古者盛王偃武修文尚德不尚力。其道如此。代至春秋。禮衰化息。列國兵爭。尚德之風不可見矣。故孔子嘆之。蓋帝王創制立教。莫不以尚德修禮而興起其協和之氣。由是推潛消其強悍之氣。凡事皆然。天下之治。所以日進於古也。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

愛其禮。

此一章書。見聖賢維禮之心也。古者天子以季冬頒來歲十二月之朔於諸侯。諸侯受而藏之祖廟。每遇月朔。以特羊告廟。請而行之。魯自文公不行告朔之禮。有司猶供此羊。故子貢欲去之。亦有激而爲此言也。孔子曰。賜也。爾之愛羊。我之愛禮。

我之所愛則更有重於此者。蓋正朔頒於天子。而諸侯奉之以行。禮之大者也。爾之愛羊而并欲去餼羊者。豈非以告朔之禮不行。餼羊之供無益。愛惜此羊而并欲去餼羊者。豈非以告朔之禮不行。餼羊之供無益。愛惜此者。

子所以示天下尊君之禮。告朔行於祖廟所以示天下尊祖之禮。今此禮雖廢而餼羊尚存。則因羊求禮。猶可與其復行。若并去此羊。則禮隨羊亡。是禮終不可復見矣。豈不尤可惜乎。可見持世之權在乎禮。而維禮之實寓乎名。存名正所以存實也。孔子正名之意大抵如此。

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爲諂也。

此一章書。見人臣事君。有當然之禮也。孔子

曰。臣之於君。既有一定之分。卽有一定之禮。
尊卑上下。爲維繫綱常之大法。恪恭敬愼爲
臣子畏罪之小心。此萬世通行而無敝者也。
今我之事君。一事不敢苟且。無時不存敬畏。
不過分之當然。心之本然。止求盡乎禮之中。
初未嘗有加於禮之外也。乃時人不知以爲
事君之禮。不必如是。反以爲求媚取悅。可見
禮法之不明於天下甚矣。孔子欲挽回世道。
故其言如此。若夫君子之事君責難以爲恭

陳善以爲敬。以禮自持。其心跡斷不容一毫諂媚。小人之事君。阿順以求容。逢迎以求悅。一意諂媚。其外貌卻似乎盡禮。此又爲人臣者心術之邪正不同。所當熟察而明辨之也。

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此一章書。見君臣各有當盡之道也。定公是魯國之君。問於孔子曰。爲君上者。使令臣下。爲臣下者。奉事君上。各有當盡之道。不知如

何。孔子對曰。君之於臣。以尊臨卑。以慢道在以禮。如大而股肱心膂之崇之體。小而爪牙而奔走禦侮之人。加以周恤之情。外則隆以體貌。內則以至誠。情文備而不失。此所謂禮也。使臣之道如是。臣之於君。以下奉上。易至於欺罔。道在以忠。如近而贊襄補袞之職。必不敢沽名干譽以自欺。遠而屏藩保障之司。亦不敢罔上行私以利。上之可以格帝天下之可以信寤寐。心力交盡而

無遺。此所謂忠也。事君之道如是。君臣各盡其道。易所謂上下交而其志同也。豈非明良之極盛哉。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此一章書是孔子表詩人性情之正。以風世者。皆人之性情所發也。然樂過於淫。則流於邪僻。哀過於傷。則病在憂思。俱失其性情之正矣。惟關雎之詩。宮人爲周文王求后妃太姒而作也。當其求之既

得則有琴瑟鐘鼓之樂雖盛而不
故不至於淫放當其求之未得不無
側之憂。憂雖深而不害其和故不至於悲傷。
至今聽其聲音中正和平。足使慾心消躁心
釋此豈無所本而能然乎。益詩本性情樂以
觀德唯文王有刑于之化后妃有貞靜之德
故能感格宮人。使各得其性情之正發爲音
節之和。可見王化始於閨門。周家八百年之
基業皆起於此。故孔子以關雎列三百篇之

首。讀者所當玩其辭。審其音。以爲養德之助也。

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

此一章見告君當愼言不可以妄發也。宰我名予。孔子弟子。魯哀公問宰我曰。國家立社。俱種樹木。使神依焉。夏人則用松。樹殷人則用

柏樹周人社柏之義。已不可攷。惟用栗則取於戰栗之義。若曰使民望而恐懼木。不過因方土所宜。非有取義。宰我此論。既非立社之本意。又將啓時君以嚴猛之心。可謂失言矣。所以孔子聞之曰。如予之言。本當救正。但天下事。已成者不須諫諍。已往者不須辨說。已遂者不咎。今使民戰栗之言。已出諸口。是事之已成者也。吾又須諫諍。已往者也。吾又

何責哉。孔子之不責宰我。正深責之也。可見立言不可苟。豈可穿鑿附會。以一偏之說進哉。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儉乎。曰。管仲儉。然則管仲知禮乎。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爲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

此一章書。是以器之大小。定王霸之分也。管仲齊國大夫。名夷吾。孔子曰。管仲相公。一

匡九合。功亦大矣。但出於權謀功利之私。不本於聖賢大學之道。故局量褊淺。規模狹隘。其器不亦小哉。或人問曰。管仲器小。得非過於儉約乎。孔子曰。儉約之人。必遵制度。管仲築三歸之臺。爲遊觀地。其興作之煩費可知。又設官屬。各治一事。不使兼攝。其廩祿之冗濫可知。焉得爲儉。或人又問曰。建臺備官。或因禮不可缺。意者管仲知禮乎。孔子曰。知禮之人。必守名分。邦君爲樹屏塞門。障蔽內外。

管氏以大夫而亦樹塞門。邦君爲兩君好會。有獻酬反爵之坫。管氏以大夫而亦有反坫。二者皆屬僭越。若謂管氏知禮。夫子見管仲一生止用私意小智爲功利富強之計。卽其奢僭所形正見其器量狹小。若能擴而充之自不徒以霸業終。此孔子所以深惜之也。

子語魯大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

此一章書見正樂必先審音也大師魯國掌
樂之官孔子語之曰先王本人心之
傳之於樂樂就聲音節奏之中有始終條理之
妙可得而知也蓋樂有六律五聲八音一有
不備不可言樂故始作時衆音齊舉而翕然
以合及其從之清濁高下調適中節而純然
以和就純之中又宮自爲宮商自爲商一一
分曉皦然明白皦則易於間斷卻又宮商相
續終始相生絡繹不絕自始至終曲盡條理

節奏。此乃樂之一成也。蓋聲音之道。與政相
通。既可養性情。又可移風俗。王者昭德象功。
成一代之樂。和上下而格神人。關係最重。故
聖人諄諄告戒之。

儀封人請見。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
見也。從者見之。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
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爲木鐸。

此一章書。是封人信孔子有先知先覺垂教
萬世之任也。儀。衛邑。封人。掌封疆之官。孔子

尚流列國。偶至衛邑。封人請見曰。凡君子至止。必蒙接納。未有拒而不見者。夫子或亦不我拒乎。從者因其求見之誠。爲之引見。既見而出。對門人曰。夫子失位去國。亦一時之不遇耳。二三子何必以此爲患乎。今天下風教陵替。人心不古。亦已久矣。然亂極當治。剝後有復。以夫子之德盛化神。自有以斯道覺斯民之實用。天生非常之人。必不終困。殆將使之得位施教。以開生民之耳目。啓天下之愚

蒙。如木鐸之徇於道路以警衆也。從來聖人一身關乎氣運。封人能獨見孔子憂世覺民之意。可謂知聖。且知天矣。奈列國諸君不能推心委任。竟以轍環終老惜哉。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

此一章書。是孔子評論聖樂之不同也。記者謂帝王昭德象功。必宣之於樂。觀樂之情文。可以知功德之不同矣。夫子嘗謂舜樂名韶。

取繼堯致治之義。其聲音節慶。極盛美而可觀。然美之中。更覺雍容廣大。德意悠長。又盡善也。武樂名武。以象武功之成。其聲容節慶。亦盛美而可觀。但美之中。猶覺發揚蹈厲。比於韶樂。未盡善也。蓋舜以生知安行之聖。際雍熙揖讓之時。自然心氣和平。神人協應。武取殘伐暴之時。未免擧動猛厲。聲音激亢。孔子神遊兩朝。就樂而贊論之。以見帝王之分。皆時與德爲之也。

子曰。居上不寬。爲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

此一章書。見凡事當得其本也。孔子曰。凡有一事。必有一本。如居上者。有政教號令之施。要之以寬爲本。爲禮者。有進退周旋之節。要之以敬爲本。臨喪者。有哭泣擗踊之文。要之以哀爲本。有其本。則所行之得失可見。如寬而不寬。爲禮而不敬。臨喪而不哀。吾何以觀之。若使居上能寬。爲禮能敬。臨喪能哀。雖有過不及。敬有至。不哀有淺深。皆可從其本而觀之。若使居上苛細而不寬。爲禮慢忽

而不敬。臨喪虛飾而不哀是其本既已無矣雖有政教號令之施進退周旋之節。吳泣擗踊之文。而大本既失。其餘皆無從置論。將何所依據以觀之哉。可見凡事當得其本之所在。而居上用寬。尤帝王之要道。書曰。敬敷五教在寬。又曰。克寬克仁。孔子又云。寬則得衆。寬者。千古不弊之道。非縱弛之謂也。綱舉目張。皆以寬大之意行之。此居上之大體也。

日講四書解義卷之四

論語上之二

里仁第四

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知。

此一章書見擇居亦必處仁也。孔子曰。凡人居處。必擇其里。一里五家爲一里。里之中習俗仁厚。孝友睦婣任恤之風行於鄉里間。是爲里之至美者。有識者擇居於此。熏陶漸染。可以成其德。啁恤保愛。可以全其生。若擇之

而不處於仁里則美惡不辨昧其是非之本心矣。焉得爲知乎。甚矣夫仁道至大。一里爲然。天下亦皆然。試觀仁里。則道德一而風俗同。太和之氣。在宇宙間。豈不更美乎哉。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仁者安仁。知者利仁。

此一章書。是欲人存其本心之仁。而不爲外境所奪也。孔子曰。仁爲本心之德。純然天理。

非外物所能奪。若不仁之人。私欲錮蔽。失其本心。中無所主。而外物得以移之。使處貧賤窮困之境。或一時猶能強制。久之則爲窮困所迫。至苟且放蕩而不能自守。不可以久處約。使處富貴安逸之地。或一時猶能矯持而不能自守。不可以長處樂。必至驕奢淫縱而不能已。惟仁者心與仁爲一。純乎天理。不待勉強。安於心也。知者心未能即與仁爲一。而約樂繫於心。不以

中有定見。深知篤好。孳孳求得。利於仁而不易所守。不以約樂移其念也。此其所存皆天理。物欲雖處約樂之不以累其心。豈爲之動哉。蓋聖賢爲仁。必先在境遇上持守得定。彼不仁者可以爲戒。若夫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而已。惟知者之利仁。爲自明而誠之學。從此用功。由利而得安。庶幾本心無失。而窮通不以爲累矣。

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

此一章書言仁人之心公而情正也孔子曰。
好惡之心人皆有之但稍有私心則所發便
不能當理好非所好惡非所惡不可謂之能
好能惡也惟仁者之心渾然天理廓然大公
絕無一毫私意見人之善則好之好其所當
好也好得其正乃爲能好人見人之惡則惡
之惡其所當惡也惡得其正乃爲能惡人惟
人惡人惟仁者能之蓋由其心公所以其情
正也夫好惡之爲用甚大親賢遠奸信賞必

罰。皆由好惡一念措之施爲。惟純其心於仁。則喜怒無偏而好惡自當。無私好。無私惡。王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

道之所以大中至正也。

此一章書。是孔子勉人志仁也。孔子曰。天理人欲。不容並立。人心亦無兩用。志於此。必遺於彼。故人特患無志耳。誠能使心之所向。專在於仁。其思慮所至。學學存天理。遏人欲。則趨向堅定。惟有天理之公。而必不入於人欲。

之私矣方志仁時便無爲惡之事也可見求仁必先立志所志既定則一念無惡至於念念無惡省察愈精存養愈熟雖天行之健安土之敦皆從立志時始矣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顚沛必於是

此一章書是孔子言君子爲仁無時無處而

不用其力也。孔子曰。順逆之數在天。而取舍之分在我。且如富與貴。是人人之所欲之。則思處之矣。然而有義存焉。不可不審。苟道理不當得富貴。而偶得之。非義也。見利思義者。決然辭之而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人之所厭惡者。惡之則思去之矣。然而有命存焉。不可不安。苟道理不當得貧賤。而偶得之。是命也。樂天知命者。決然受之而不去也。此非君子。其孰能之。蓋君子之所以名爲君子

者。以其體仁耳。若貪富貴。厭貧賤。是徇欲喪
理。舍去此仁。矣何以成其爲君子之名乎。故
君子必不去仁者也。其不去仁也。即終食之間。須臾耳。念念在仁。
無有違背。雖當造次之時。急遽苟且。其心必
在於是。雖當顚沛之際。傾覆流離。其心必在
於是。君子之不去仁如此。然則爲仁者。取舍
之分。當明。存養之功。當密。無時無處而不用
其力。乃可以爲君子矣。

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其爲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

此一章書是孔子望人用力於仁之意孔子曰仁之當好不仁之當惡誰不知之然我未嘗見好仁者惡不仁者蓋我所謂好仁者非泛泛然好之也眞知仁之可好而好之極其篤舉天下可好之物無以尚

我所謂惡不仁者非泛泛然惡之也。其爲仁也。惟恐毫不仁之爲害。而惡之極其深。不使一之事。難得而見之也。及於其身。方是惡不仁之事。即至焉。一旦奮然爲仁。在我。欲用其力於仁。精以察理。若有人焉以剛。嚴以辨私。而遏之以斷。則志之所至。氣亦至焉。我未見有心欲進。而力不足者。蓋人氣稟不同。或亦有此以副之者。既用其力矣。而力有不足。中道而廢。但甚者。既罔其力矣。而力有不足。中道而廢。但

我未之見耳。夫成德既難其人。而學者復甘於自棄。聖人反覆歎息其責人也深。而望人也切矣。

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

此一章書。是孔子論觀人心術之法。孔子曰。凡人心術之邪正。難知。而行事之差失易見。即差失之中。而邪正自分焉。君子存心寬厚。倘有過失。必是過於寬厚。小人存心刻薄。其黨類各自不同。觀

人者。不可以爲過而棄之也。觀其過於寬厚。知爲殘忍之小人。忠恕之君子。觀其過於刻薄。知爲殘忍。不仁也。觀忠恕之過。無過者。不可苛求。有過者。不可輕棄。

當察其心術何如耳。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此一章書。是孔子甚言道之不可不聞也。孔子之生也。皆有日用常行之道。如爲人

子。即有孝之道。爲人臣。即有忠之
求體認者也。若不問此道。則生也
有恨。故。平日間用心講求。竭力體認。一旦溘
然貫通。雖夕死亦可以無遺憾矣。甚矣道之
不可不聞也。然不學。不知道。欲聞道者。當以
務學爲急。

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
此一章書。是孔子論士之識趣不可不高也
孔子曰。爲學之士。有志於斯道。宜其斯道以

外之物皆不足以動其
食之不美爲愧恥。則是
趣之卑陋甚矣。與之論道。其於性分可
事。必且茫然。豈足與議其樂。子路衣敝縕袍與衣狐貉者立
飲。不改。改其樂。子路衣敝縕袍與衣狐貉者立
而不恥。此眞能志於道者也。士當如是矣。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
比。

此一章書。是言君子精義之學也。孔子曰。天

下有至當之理。處天下事者。必不可任一己之私。是故有意主於必爲。雖或不可爲。而猶爲之者。謂之莫。二者但偏執己見。於以處天下事。必有害矣。惟君子之於天下也。未嘗主於必爲。而無適也。未嘗主於必不爲。而無莫也。是非可否。一斷之以當然之義。義之所在。坦然無疑。既不至於輕率而敗事。亦不至於拘滯而不通。是謂義之與比。

天下所以賴有君子也。然精義之學若非講
究於平日。焉能汎應於臨時。有天下之責者。
所宜自審也。

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

此一章書。是言君子小人心術之別也。孔子
曰。人各有所懷。而人品之不同。卽於此見之。
君子之所懷者。在固有之德。本體惟恐其或虧。而不自昧。分量惟恐其或虧。而不自寬者矣。至於小人之所懷者。在乎土不知德

之可行。而沾沾於自適之處。何其圖安而不能遷也。君子之所懷者在朝廷之刑。閒居惟恐其縱肆。舉動惟恐其隳越。蓋有淡泊寧靜而不妄營者矣。至於小人之所懷者在於惠。不知刑之可畏。而孳孳營營。於自利之謀。何其貪黷而不知厭也。是知懷德則無所爲而爲善。懷刑則有所憚而不爲惡。此君子之所以日進於高明也。若懷土。則已得而吝於己。懷惠則已得而求諸人。此小人之所以日入於卑

陋也。思念之間可不慎哉。

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

此一章書是醒邊利者之甚無益也。孔子曰。人能好義。居心淡泊。處事公平。則人皆悅服而身自安榮。乃人不爲。念念事事。惟利是循。夫我之所愛。亦人之所惜。利既專之於己。害必歸之於人。將見與爭利者。必不能怡然以受。即不與同利者。亦莫不聞聲而共忿矣。寧不多怨也乎。然則放利者。本爲身謀。爲家計

非以招怨也。而怨實自此生。於身家何益哉。

故善言利者。亦惟求之義而已矣。

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爲國。如禮何。

此一章書。是言爲國者。當敦禮教之實也。孔子曰。禮也者。治天下之具也。而儀文節目之中。實出於恭敬謙遜之意。謂之讓。爲人君者。能以禮讓爲國。或脩之一身。以示之標準。或昭之制度。以防其僭慢。則禮教既足以訓俗。

誠意又足以感人。將見綱紀可正。而風俗可淳。其於治國乎。何難之有。若不能以禮讓爲國。不亦難乎。可見禮之原出於讓而欲其治國。則鮮有實心。即曰行禮。何哉。禮既不可行。而禮已失。雖極其文飾。而中則無主。即曰行禮。何哉。禮既不可行。而讓即爲禮。先王所以緣情而制宜。天下所以一道而同風。皆在乎此。爲國者當急務也。

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爲可

知也。

此一章書是示人以反求諸己之學也孔子曰。人不能無所患然舍己而求人。則失之矣。如位者。人之所欲也。不得其位而患人之不知。朝廷之位。取之有道得之者常人之情也。殊不知有命。雖患豈能必得哉。故不患無位。而當患所以立乎其位者。致君澤民之事。一也皆講求於身心。庶無尸位之譏也。名者。人之所慕也。人不我而患之者。常人之情也。殊不知令

聞之。著發之有原。致之有漸。雖患。豈能必至哉。故不患莫己知。而當求爲可知之實也。明善誠身。本之於幽獨。庶無虛譽之恥。有位。求爲可知。非以沽名。君子爲己之學。重此而輕彼者。正以尸位之恥。有百倍於無位無名也。

不然。有爲而爲。亦奚足貴哉。

子曰。參乎。予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此一章書。是聖賢心學之傳也。曾子平日學問。主於誠身。隨事精察而力行之。功已深矣。故於孔子直呼其名而告之曰。參乎。爾亦知吾道乎。吾道統乎天地萬物。雖精粗大小。本末內外。條理各殊。其實總是一理。貫通萬事。自然施之各當。應之不窮。曾子聞孔子此語。不待辨問。直應之曰。唯。蓋其學力獨到。爲能洞其旨。其餘門人。俱未能解。故孔子既出。門人私問於曾子曰。所謂一貫者。何謂也。

曾子答云。夫子之道無他。忠恕而已矣。至誠无妄。無一毫不自盡之心。所謂忠也。推己以及人。此曲當周詳。各從其願。所謂恕也。蓋忠爲體。具於一心。恕爲用。遍乎萬理。一以貫之。之實。不過如是。豈更有他說哉。夫虞帝傳心。以精一爲旨。孔門傳道。以一貫爲宗。聖功王道。其致一也。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此一章書。是以心術辨人品也。孔子曰。人之

心術各有專向大約不過義利二者而已君子小人實於此辨焉君子循乎天理其生平見識只在義上看得精微透徹故其立身行己大而進退行藏小而取與辭受總是向義上行去以至從權達變亦無非委曲以成其義舍義之外一切不是蓋君子之心惟知有義小人徇乎人欲其朝夕足動其心矣小人徇乎人欲其朝夕圖維只在利上見得纖悉分明故其處心積慮上而貪爵戀位下而全軀肥家無非爲利上起見。

甚至沽名干譽。亦不過假托以營其私。蓋小人之心矣。君子小人。所喻不同如此。先儒謂學者莫先於義利之辨。誠以義利者在一人爲公私之關。在天下爲世道人心之繫。不可不愼擇而深辨之也。

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

此一章書是示人以反身之學也。孔子曰。人心之明。於人之賢不賢。未有不較然者。至於

己之賢不反不加檢點豈是爲己之學今有人於此一見賢人我一見之豈不中心羙之如爲有德之身實究於己而後可比彼之品行勉奮發有刻不能自已者是之謂見賢思齊焉有人於此如爲不賢之人我一見之豈不中心惡之而然徒惡之而不反問之心則於己身何補必切切焉省之於內我

之所爲。萬一如彼改之不可不速。卽爲未必如彼。戒之不可不嚴。提撕警覺。有時時不能自安者。是之謂見不賢而內自省也。

書曰。德無常師。主善爲師。脩己用人之法俱當於此留意焉。

十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

此一章書。是言人子成親之孝也。孔子曰。人子事親。凡事固以承順爲孝。然當父母有過

失之時。過若直言面諍。又恐傷親之心。故有間而導。委曲轉移。不令人知。務使父母樂從之道。不但容色必當婉順。或微詞以諷。或乘而後已。是謂之幾諫。惟其幾諫。刻刻從隱微之處。體貼親心。不待形於聲色。但窺其志意未有聽從便有蹈踏不敢微有違拂。萬一依舊幾諫。與親悔悟。而加敬謹。親心蔽錮。或加之責備。勞苦之事。只自念己

之誠意。不能感動父母。豈敢憚勞。有咎之心。總是人子深愛其親。曲折懇摯。始終幾諫如此。稽古帝王。唯大舜能之。萬世所當取法也。

子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

此一章書。是欲人子體親心以爲孝也。孔子曰。凡人父母念子之心。刻刻不忘。爲人子者。亦當時時體貼親心。方可爲孝。父母在堂之時。冬溫夏凊。昏定晨省。此是人子之常職。不

可不盡若離親左右出外遠遊定省曠缺音問稀疎無論子心依戀舉念不安且使父母倚門倚閭欲見無從豈不傷親之心有虧子職乎所以不可遠遊即使男子生而有事四方亦有不得已出遊之時然必有一定之方所使父母知己所在而無憂設有緩急一聞親命便可應期即至所以此身雖在遠方此心仍在父母其委曲深愛之情即一出遊不敢輕易如此由此推之古之孝子不登高不

臨淺無非欲安親心而全子道也。爲人子者。
可不常存此念乎。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
懼。

此一章書。是孔子醒人及時盡孝之意。孔子
曰。一往而不留者。父母之年。常存而不懈者。
人子之心。凡爲子者。日侍親側。每至習而忘
焉。必以父母年歲。時時記憶於心。隨察其精
神氣血之盛衰。周旋調護則瞻依奉養。自不

能已。蓋父母壽考康寧。得以承歡膝下。固是可喜。然父母年近衰邁。安能保其遐齡則又可懼。誠知一端可喜。又一端可懼。則愛日之誠。刻刻在念。而所以奉事之者。焉敢有一毫之不盡哉。昔人一日之養。不以易三公。正是此意。人子誠不可不知也。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

此一章書。是孔子發古人愼言之心也。孔子曰。人之言行。貴乎相顧。若言而不行。固爲夸

誕無實之人行不及言。亦爲浮華無用之學。所以古人沉靜簡默。不肯輕易出諸口者。誠恐一言既出。不能實踐。躬行便貽終身之玷。可恥孰甚。故言忠盡忠。言孝盡孝。言言俱歸實踐。此心方可自安。古人之愼言如此。試觀唐虞三代競業萬幾。惟日不足。其垂諸謨誥者不過數篇而已。可見古人唯尚實行。故多風。後世徒事空談。故入虛浮之習。世淳厚之道。日趨於下。孔子所以有懷古之思也。

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

此一章書是孔子教人務實之意。孔子曰凡人立身行己務期無失。然無失之道。全在小心收斂不敢侈然自放。庶可納於規矩之中。從來廣心浩大之人。細行不謹。便多過差。約則近裏務實。事事收拾此心。何失之有。蓋人情稍放縱則日就曠蕩。能斂戢則日就準繩。所以成湯制事制心。只是一懋敬。太甲敗禮敗度。只是一縱欲。聖愚之介。遂於此分。可不

愼哉。

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

此一章書。是孔子勉人以篤實自脩之意。孔子曰。吾人最易出者言。最難踐者行也。故行常失之不足。唯言常失之有餘。故言不可不愼。行不可不勉。君子於言行之間。時存一矯輕警惰之意。故言語務欲其訥。不唯謹所不當言。亦愼其所不能行。斯言能顧行。行能顧言。允稱篤實

之君子也。古來見爲文章者。卽存諸德行。播
爲訓詞者。卽措諸事業。人臣事君。不僅敷奏
颺言。又必克修厥職。以圖實效。則可以見其
存心之誠與立品之正矣。

子曰。德不孤。必有鄰。

此一章書。是孔子勉人脩德也。孔子曰。德者。
人所同得。亦人所同好。所謂此心同此理同
也。人而無德。便獨立無與。不相親附。若有德
之人。自無孤立之事。聲應氣求。聞風斯起。眞

有一念克復。天下歸仁氣象。故曰有鄰。此
理自然之合。不待招致而然。人亦務爲脩德
而已。昔舜之成聚成都。湯武之天人協應實
德足以洽衆心。故翕然信從耳。豈待有意招
徠而後羣心悅附哉。

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

此一章書。是子游論事君交友之道也。子游
忠君子交友。以切磋爲正。其間當言則言。不

可則止。唯義所在而已。如君有過。必當極諫。
與君之必聽也。倘或不聽。則當審於進退之
義而去。非避咎也。無負而已。苟不知加之斥
事煩數。懇激頊瀆。則君必厭聞。未免加之
辱矣。徒取辱而無補於君。義所不取也。朋友
有過。必當規正。欲友之必從也。倘或不從。則
當審於可否之義而徒事煩數。盡言取尤。則
苟不知止。非曲意也。無益於友必厭
聽勢將日見疏遠矣。徒見疏而無益於友。義

所不必也。子游論事君交友之道如此。要之諫諍之本在於立誠。苟能明善誠身。自能獲上信友。至於納諫以作敢言之氣。則在君。取直諒之益。則在乎友。使君有諍臣。而士有諍友。其爲社稷之福。道德之助者。豈淺鮮哉。

公冶長第五

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

以其子之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

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

此一章書。見孔子擇賢而配。於公冶長。取其素履之無咎。於南容。取其言行之能謹。總無愧保身刑家之道也。公冶長。孔子弟子。姓公冶。名長。字子長。南容。孔子弟子。居南宮。因以爲姓。名縚。又名适。字子容。古者以黑索拘攣罪人。謂之縲紲。孔子謂公冶長之爲人。平日雖曾有在縲紲之中。事。然實是無妄之災。以女配之。爲束身脩行。素履無咎。可以妻之也。

非其自致之罪也。遂以所生之女妻之。蓋人有罪無罪。惟信其在我。不以自外至者爲榮辱也。孔子之於公冶長所信者深矣。南容之當亂邦無道。乃能謹於言行者。孔子謂南容之爲人。是有德之君子。若遇邦有道。乃君子道長之時。其嘉言善行。必能見信於僚友。見用於朝廷。不至廢棄。若遇邦無道。乃小人道長之時。其謹言愼行。必能全身以遠害。不至盡言以招尤。自免於刑罰戮辱。遂以兄所生之

女妻之蓋人之立身處世至於治亂皆宜則
其賢可知孔子之於南容所取者大矣總之
明哲保身乃君子脩德凝道之事聖人所取
莫要於此若夫盛治之世不使賢者誤罹於
罪而積行之君子必見用於朝不棄於野則
帝王愼刑舉賢之道得也

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
此一章書是孔子嘉子賤之成德而又幸魯
之多賢有以成其德也子賤孔子弟子姓宓

名不齊。字子賤。孔子嘗謂子賤。其君子哉。若人乎。夫其所以能爲君子者。豈無所取益而然與。良以魯國多君子。師者有人。友者有人。故能取衆君子之益。以成其君子之德耳。若使魯無君子。則熏陶切磋。無所取資。斯人其焉所取以成斯德乎。此孔子言美質之係乎師友之助。非特嘆美魯之多賢也。由此觀之。學務資師友以取益。國家務崇教化以作人。教化興於上。而人材盛於下。自一鄉一國

至於天下。皆崇儒尚德。漸摩陶淑。賢人君子。有不日盛乎哉。

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

此一章書。是孔子因子貢之自考。而許其才之美也。瑚璉。宗廟中盛黍稷之器。以玉爲之貢見孔子以君子許子貢之夏曰瑚。商曰璉。子貢問曰。賜也學問之所至。分量爲幾。故以己爲問曰。女是有用之成材。猶夫器之適何如。孔子曰。女器之

於用者。女乃已成之器也。子貢又問曰。器之爲類不同。如瑚果何器也。孔子曰。器也。以女之才。見之於用。既達於政事。而又有言語文章之可觀。其爲廟堂之用。邦家之光華矣重也。飾之以玉。至華美者。非女而誰。乃器中之瑚璉也。孔子之許子貢如此。然則子貢雖未至於君子之不器。而於器之中。亦其至貴者矣。惜當時明王不作未能盡其用也。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

此一章書。孔子極言佞之不可用也。雍。仲弓。仲弓爲人。重厚簡默而當時以口才便利爲尚。故或人語於孔子曰。雍也仁而不佞。孔子曰。雍也德性醇厚。固可謂優於德者矣。而短於口才也。或人之言。徇外而不務內。求名而不實。謬之甚矣。孔子曰。焉用佞。禦人者。恃口以禦人。其應答人處。全以便利取給。

似乎可聽。而中心絕無情實。心口既不相副。終是邪惡耳。女用佞爲。焉。以雍爲仁。其仁與否。我不知之。但焉。子淺曉或人如此。蓋有德有言。原相爲表裏。而仁佞之分。正是相反。仁是本心之德。佞則亡其本心之德。察於仁佞。即知君子小人之分。所以端學術。正人心。維世道者。其在此夫。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

此一章書見聖門貴眞信之學也當日孔子。
以治安天下爲心使弟子漆雕開仕而從政。
蓋因其才可用世非姑試之也乃漆雕開對
曰人之爲學貴於此理有眞知確見返諸心而
無毫髮之疑然後出而在位推己治人始能
知之明處之當而萬物各得其所今吾於此
理尚未能眞知確見實信不疑此時正宜叅
求體勘以求自信之不遑而豈敢出而治人
乎開爲此言蓋其求道甚誠而已見大意所

期甚遠。而不安小成。其將來成就。有未可量。

故孔子說之。乃說其不務人知。而止求自信。

其篤志於學。殆無難造道之極也。是知用世者。必求有自信之處。而不可躁競於功名。用人者。必知其有自信之處。而不可不慎重夫名器。庶於聖賢之學爲無媿。而收得人之實效與。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從我者其由與。子路聞之喜。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

此一章書見孔子濟世之心甚殷。未嘗果於忘世也。昔孔子之心。在於得時行道。致君澤民。乃所如不合。而信用無期。故偶然有感而嘆曰。吾之所以周流列國。不遑安處者。本欲吾道之行。而使世道人心。咸登上理也。迺人莫我知。而世莫我用。是天下惟乘彼木筏。浮於海復栖栖道路何爲乎。亦惟世之計而已。然能從我者。弟子之中。以爲避世之計而已。然能從我者。弟子之中。其惟由乎。蓋彼臨難不避。當不以浮海爲

懼也。孔子此言。惟歎夫道之不行。而實非果有浮海之意。子路聞之。以爲不許己。必避世之心。有合於師也。遂以爲喜。其亦勇於自信。而於事理之宜。未嘗揆度矣。故孔子曰。人之性者。一聞浮海。則無有不懼。今由不以爲懼。而反以爲喜。是其好勇。豈非過於我者乎。然吾之所云浮海者。不過因世不我用。而爲此不得已之言。以冀望吾道之行耳。試思海豈可居之處。吾豈浮海之人。由也。

惟知好勇。亦未取義理而裁之耳。可無思所以自進乎。觀孔子之言。雖以之教子路。而亦自明其未嘗忘天下之心。但聖如孔子。孟世莫能用。此春秋之所以不復治與。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爲之宰也。不知其仁也。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

此一章書見治世之才易見而本心之德難全也魯大夫孟武伯見孔子教人必以仁爲本則及門之中必有能全其心德者乃首以子路爲問意以如子路者其人果則求道必決其力勇則用功必專是果能全其心德而爲仁乎孔子曰仁道至大固未可以輕許而仁具於心又難必其有無由之於仁所不知也孟武伯以弟子之造詣師所必知豈以子路之仁而有不知之理故又以爲問子曰由

也。仁固不可知。而才則有可見。若夫千乘之大國。其兵賦之事甚爲難理。如使由治之。必能時其緩急。簡練作其忠義。不但有勇而且可知方。此才之可見者如是耳。而其心之仁。則不知也。孟武伯以從政者多。子路之外。必有能全其仁者。故復以求爲問。孔子曰。求也。多才者也。故復以求爲問。孔子曰。求也。千室之大邑。百乘之大家。邑長家臣。最難勝任。若使求爲宰。而在邑則治其事。必能人民乂安。而庶務脩舉。在家則治其人。

此才之可見者如是耳。而其心之仁。則不知也。孟武伯又以赤爲問。孔子曰。赤也。知禮者也。如國之有擯。所以昭國威。通隣好。未易得人。若使赤而束帶立朝。以應對來賓。與來聘之客。其威儀辭令。必能通兩國之情。而達賓主之意。此才之可見者如是耳。而其心之仁。則不知也。總之仁蘊於心。人所不能知。而才見於外。人所易見。所以兵農禮樂。可以隨才而器使之。而求仁之功。則惟在獨知之地

而已。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

此一章書。是孔子以心學覺子貢。而且進之也。昔子貢恐其驁於知人。而暗於知己。故謂之曰。女與回同學吾門。彼此造詣知之必確。女試自思。果與回孰勝乎。孔子之言。蓋欲觀其自知何如也。子貢對曰。人之

資質高下不齊而悟道亦淺深不一如賜也
其何敢輒以望回乎回也以生知之亞而功
力又純其明睿所照能即始見終而功周遍無
遺蓋聞一以知十也賜也學而知之而功力
又淺僅因此識彼而無所泥執但聞一以知
二而已是回之勝賜者甚遠夫豈賜之所敢
望乎此子貢以己方回而見爲不可企及故
孔子因而進之曰女以爲弗如誠弗如也凡
人己較量之際莫難於自知而更莫難於自

屈。觀女之言。是能自知。而且能自屈矣。既自知。則必不以未至自安。安。以爲弗如。吾之所與者。正此弗如也。而可無由是以自勉乎。後子貢因此弗如一念。遂得聞性與天道。不止聞一知二。可見爲堯爲舜。惟在乎見賢思齊之心而已。

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杇也。於予與何誅。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予與

改是。

此一章書。是孔子教人不倦。愛人無已之心也。凡人從事於學。必志氣清明。工夫勤密。而後有受教之地。可以入道。昔宰予在孔子之門。一日當晝而寢。則其昏昧怠惰。不能好學可知。雖有善教。亦將無可施矣。故孔子責之曰。人欲施工於木。使成器用。必其質之堅者然後可雕。若夫腐朽之木。雖加雕刻。必然壞爛。豈可雕乎。人欲施工於墻。使之完整。必其

基之固者。然後可朽。若夫糞土之牆。雖欲朽
鏝。必然後可朽。若夫糞土之牆。雖欲朽
黽勉。然後可教。今予也寢非其時。昏惰如是。
其與腐朽之木糞土之牆何異乎。是彼已無
受教之地。而吾亦無所用其責備矣。蓋言不
足責者。正欲使其猛然警醒也。夫宰予以一
寢之失。而孔子責之如此。則爲學之事。豈不
以怠荒爲戒。而有貴乎自強不息與。又宰予
夙在言語之科。每自言其能學。而乃不自勉

勵行不掩言。故孔子復警之曰。凡人言行相符。則聽言者乃無疑慮。始吾於人也。以其言如是。則其行亦必如是。故既聽之。而即信之。而不復有所疑。今吾之於人也。見其言如是。則恐其行未必如是。故雖聽之。必再觀之。而不能不有所慮。如此初終頓易。非我之薄待斯人也。因宰予能言而行不逮。乃知聽言信行改者。正使其惕然悔悟也。統觀孔子之言。豈未可槩施於人。亦於予而改之耳。蓋言於予

非淺責之。正所以厚望之與。

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棖。子曰。棖也慾。焉得剛。

此一章書。是孔子思剛之眞。辨剛之似也。孔子曰。人立身天地間。須有其人吾未之見也。孔子之所謂剛。剛乃爲可貴。然有此剛德。乃爲可貴。然其人氣稟堅強不屈。卓然自立。富貴貧賤。禍福榮辱。皆不爲之動。然後能剖決大疑。擔當大事。此大丈夫之眞剛。非血氣

強勇之謂也。或人不知其義。見申棖血氣強勇。疑其爲剛。對曰。夫子之弟子申棖。豈非剛乎。孔子曰。剛者。不屈於物慾者也。棖多慾。烏能光明磊落。不愧不怍。常伸於萬世間可欲之事。皆足以動其心。其心一動。便爲物撓。烏能光明磊落。不愧不怍。常伸於萬物之上。乘乎。可見血氣之強。物欲得以屈之。義理之剛。外物不得而奪之。剛與慾正相反。而不相似。有慾則不能剛。剛則自能制慾耳。抑剛者天德。惟無慾者乃能之。人君法天行健

自強不息。則剛之一言實爲君德之要與。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

此一章書。是孔子教子貢以由恕及仁之意。

子貢自言其志於孔子曰。人之未能無我者。以人己之見猶未化也。大凡非禮之事。人加於我。我心固所不欲。度量他人之心。亦所不欲。若以此加人。是止見有我。不見有人矣。賜則視人猶己。凡我所不欲人加於我之事。我

亦欲無加於人。子貢此言。是本體明渾忘。不待勉強。乃仁者之事。彼未能孔子呼其名而抑之曰。最難克者己私。未易全者仁德。依汝所言。則是爲一人。合萬物爲一體。非己私克盡。心德純全者不能。汝今日豈遽能及此乎。要不欲勿施者。勉然之仁也。不欲勿施者自然之恕也。賢人之學。必由恕以及仁。不得言仁而舍恕。孔子非言仁之難。以阻賜之志。正欲使知

其難。以勉進於仁爾。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此一章書。是子貢得聞性道之後。而述其所有序也。子貢曰。千聖百王之道。屬人之教人。有序也。子貢所有而聞之者。固欲盡其所有而聞之著爲文辭。粲然有條理者。文章是也。文章之中。原有寓至理。然無形行不與。夫子未嘗隱威儀。發爲文辭。粲然有

祕。故不待眞積力久。方能有得。卽淺學之士。皆可得聞。至若仁義禮智。稟於生初之謂性。元亨利貞。運於穆之謂天道。性天之理。亦有流行發見之端。然淵微精奧。夫子非其人不傳。非其時不授。故不但淺學之士。不得而聞。卽聰明深造者。亦不可得而聞也。夫文章性道。理本一貫。然爲顯爲微。聖人之施教固有後先。見淺見深。學者之聞道亦有難易。此以見聖門之教不躐等。子貢進德之後。始得

聞之而嘆其矣也。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

此一章書。是門人記子路急於勇行之意。子路爲人兼人之才。每聞善言即時行之。人但見其聞無不力行。行無不力。然不觀其未行之時。則其勇行之心不見。當其既有所聞。若或未之能行。則其勇行其心惕然。唯恐復有所聞。而行之不及。汲汲皇皇。必力行其所聞而後已焉。何其勇也。蓋子路爲己之實。不急於所聞。而急

於所行。故惟恐有聞者。非不欲聞之至也。乃其惟日不足之心。欲急行其所未聞耳。觀未行而惟恐有聞。則其既行而惟恐不聞可知矣。商傅說之告高宗曰。非知之艱。行之維艱。王忱不艱。此卽子貢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

此一章書。是因論論而發。見聖人節取人善

之意。孔文子是衛大夫姓孔名圉。諡文子。
者。行之迹。人有賢否。則諡有善惡。文乃美諡。
孔圉素行多疵。得諡爲文。子貢疑其未必相
稱。故問曰。孔文子何以得諡爲文也。孔子曰。
凡人資性明敏。便恃聰明。不肯向學。孔圉雖
有明敏之資。不敢自恃。凡詩書六藝。講習討
論。無有厭心。其好學也如此。爵位尊顯。便自
視過高。恥於下問。孔圉雖居大夫之位。不敢
自亢。事有未知。必一訪問。雖卑賤之人。虛

懷諮詢。不以爲恥。其下問也。又如此。考其生平。雖無經天緯地之才。道德博聞之實。然一善足稱。君子不沒。諡法亦有云。勤學好問爲文者。孔圉之行。正與相合。此其所以得諡爲文也。蓋聖人鼓人爲善。其心甚平。其量甚寬。以孔圉之爲人。而猶節節取之。其卽大舜隱惡揚善之心與。

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

此一章書。是孔子贊美子產。以明人臣之道也。子產是鄭大夫公孫僑。孔子稱子產。有君子之道四。四者維何。恭以行己也。不矜其能。不伐其功。謙謙自牧。何其恭也。是有君子之道也。子產之事上也。公爾忘私。國爾忘家。翼翼匪懈。何其敬也。是有君子之道也。子產之養民也。君子之道二。惠以養民。君子之使民也。利則必興。害則必去。有撫字之深恩。何其惠也。是有

君子之道二焉。其猶有所不足與。君子之道也。
使民也。田疇有經。衣冠有制。無敢怠之弊政。
何其義也。故曰。有君子之道四。然則子產備
此四美。誠賢大夫也。而鄭能用之。是以國安
而政理。可見爲臣者。不可不知君子之道。以
用人者。不可不用君子之人也。
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
此一章書。是孔子贊晏平仲。以明交道也。晏
平仲。名嬰。齊大夫。孔子朋友之交。五倫之

一。不可忽也。但交友者多。善交者少。惟晏平仲與人交。凡人初交。未有不相敬者也。久之則習狎矣。因習而生怠玩。因怠玩而生嫌隙。敬心漸衰。久要遂廢。比比皆然。平仲之與人交也。始思相敬。久亦不替。豈不善哉。上而協恭以事君。下而同心以治道。一有不敬。將起乖異之端。關係誠非小也。

子曰。臧文仲居蔡。山節藻梲。何如其知也。

故孔子贊晏平仲。以爲交友者法。

此一章書。言諂瀆鬼神之不得爲知也。臧文仲。名辰。魯大夫。蔡。是大龜。出蔡地。故名蔡。孔子曰。臧文仲人皆以爲知。夫知者明理。當無諂瀆鬼神之事。乃臧文仲之於蔡也。爲室以居之。又將柱頭斗栱。刻爲山形。梁上短柱。畫以水草。文仲之意。以爲敬蔡如此。必能降福。不知蔡爲占卜之用。止可決吉凶之幾。不能操禍福之柄。文仲理旣不明。心且大惑。何如謂之知乎。孔子答樊遲問知。曰務民之義。敬

鬼神而遠之。蓋知者明理。必無諂瀆鬼神之事。從事於知者。可以醒矣。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爲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慍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崔子弑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之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此一章書。是言論人者。不可據事而信心也。
子文。姓鬬。名穀於菟。楚。楚之上卿。官名。令尹。崔子。名杼。陳大夫。子張問曰。楚國令尹子文。曾三次進用爲令尹。人未有喜色。三次罷官。人未有不悅無喜悅之色者。彼却無喜悅之色。其不喜形於色者。彼却無慍怒之色。其喜怒不形如此。當其罷官時。是一舊令尹。嫌忌之心。人或不免。彼見新令尹。又一告之新令尹。畧無猜
以舊令尹。見新令尹。又一告之政。
以舊日所行之政。

嫌妬忌之心。其物我無間如此。夫子以爲何如。孔子曰。貪位戀祿。妬賢嫉能。知爲國。謂之不忠。子文如此。是實心爲國者也。可以爲忠矣。子張曰。亦可謂之仁矣乎。孔子曰。子文之行雖忠。但未知其心若何。倘有一毫立名爲人之意。便是人欲之私。而非純乎天理之公矣。焉得遽信其爲仁。子張又問。齊大夫崔子弑齊君。陳文子惡其爲逆。不有隱忍與之同列。雖以大夫之富。有馬十乘。

一旦棄而去之。毫無顧惜之意。及至他國。見其臣不忠。則曰。與吾國大夫崔子無異。豈可與之共事。遂去之。又往一國。見其臣亦不忠。則又曰。與吾國大夫崔子無異。豈可與之共事。又去之。其審於去就如此。夫子以爲何如。

孔子曰。人與惡人居。或至汙壞名節。陳文子潔身如此。可以爲清矣。子張曰。亦可謂之仁人矣乎。孔子曰。文子之行雖清。但未知其心若何。倘有一毫怵於利害之意。後來不免怨

悔便是人欲之私而非純乎天理之公矣焉得輕許其爲仁大抵人之行事易見心術難知行事之美者宜節取之而心術之隱者則宜深察之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

此一章書是孔子教人以義制事之意季文子每事思之數次然後施行其用心周密如此孔子聞之曰凡事固不可不思而亦不可過思思之已得其

理。猶恐未確。再平心易氣以思之。則是非已明。從違已定。審行之自無不當。斯亦可矣。何必三思爲哉。蓋天下之事。斷以大義。再思可決。揣以私意。愈思愈疑。故貴乎以義制事也。然格物窮理學問之功。在乎平日。而不在臨事致思之際。格物窮理。學問之道。愈思愈精。愈思之不厭其多。此云再斯可者但爲應事言之耳。

子曰。甯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

此一章書。是孔子贊甯武子之大知若愚也。
甯武子。是衛大夫。名俞。諡武子。當時衛國有
難。上下交訟。惟甯武子周旋其間。卒能免君
於危。故夫子稱之爲大夫也。當
邦家有道之時。則任其才識知。無不爲何其
知。及至無道之時。則不計利害。不露聲色。而
卒以濟其艱難。殆又甚愚。就平常論之。必以
爲愚不如知。自我觀之。此時勢可以有爲。凡有
才識者。皆可以見長。惟是事關重大。時值危

急必至性純篤寵辱不驚者乃能善藏其用。
而曲成其功。平日所稱爲知者反有疑畏遜
謝而不能措手者矣所以謂其知可及也。然
愚不可及也。其
勢利。必拙於競爭。必樸拙而不長。
於粉飾。必訥於委順。必特立而不
喜於結納。必盡瘁而不習於規避。然
天下之大知無以加焉。用人者可不知哉。
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

章。不知所以裁之。

此一章書。是孔子因道不行。而思傳道於後也。孔子周流列國。而淹留於陳。一旦興嘆曰。吾之初心。本欲行道於天下。乃至今而竟不一遇。是道之不行可知矣。我其歸於魯國與。蓋我之道。雖不行於天下。然不可不傳於後世。今吾黨之小子。有識見高明。志趣遠大。而言行不甚相掩者。蓋狂而簡也。其規模體段。已自斐然有文理之可觀。

但不知以中正之道自裁而時出於規矩之外。我若歸而裁之。使抑其所有餘。勉其所不逮。皆可以任斯道之重而於吾行道之心。不少慰哉。可見天生聖人。原爲天下萬世。然聖人得志。則道行於天下。不得志。則道傳於萬世。繼往聖開來學。斯文一綫。亙古今而不息者。其在於斯歸與之一嘆乎。

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

此一章書。是孔子推言古聖人之量。以示人

存心不可過刻也。孔子曰。伯夷叔齊。古之至清介者也。人之論二子者。必以爲度量淺狹。主於記人之過耳。不知二子持身雖介。而處心甚平。律人雖嚴。而推情甚恕。殆不念人之舊惡者。故人皆服其惡惡之公。而又不絕其自新之路。怨恨之端。自然鮮矣。不然。以伯夷叔齊之操行。如此其隘也。而何以當時有義士之稱。後世有聞風之感哉。推而言之。一不能求備。觀過可以知仁。人主寬以御衆。恕

以待下。宥其小失。而錄其大節。畧其形迹。而原其情素。則才者見長。不肖者更化。而天下無棄人矣。」

子曰。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醯焉。乞諸其鄰而與之。

此一章書。是孔子欲人謹名實之辨也。孔子曰。魯人有微生高者。人皆以爲直人。由今觀之。孰謂直者。有即爲有。無即爲無。絕無一毫委曲。斯可謂之直。而高有

不然者。或有人乞醯於高。於時高本無也。乃乞諸其鄰而與之。卽此一事觀之。飾己之無以徇物。掠人之有以市恩。其爲不直孰甚。卽此一事。推之他端之虛僞。又不問可知矣。可見務矯飾以要虛名者。一事敗露。生平都喪。亦何益哉。然孔子此言。非是於盛名之下。爲刻責之論。正欲於眞僞之間。立亂德之防。用人者。惟致謹於名實之辨。於衆好惡而必察。則眞人品出矣。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
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
恥之。

此一章夫子書是孔子警人
曰習俗之漸漓極可羞愧之事而不
自知者多矣即如人之相接詞色體貌自有不
易之禮乃巧好其言務悅人之聽令色善其色
務悅人之觀足過其恭務悅人之意此其人
或自以爲善於周旋矣然左丘明固恥之而
不爲丘亦恥之而不爲焉蓋恥其甘心於諂

媚也。人之
匿怨於心。而佯友其人。既不能懲
寬大又不能執義棄以
以爲巧於報施矣。然左
丘明固恥之而不爲。蓋
丘亦恥之而不爲焉。蓋恥其設心
大抵人情樂於順從故
於面交。故奸險者得計。
坦易之士。遠屏從諛飾
風俗以正。而奸僞之
徒亦少矣。

有國家者。寧取樸誠
大抵人情忽
入。人情

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此一章書。見聖賢大道爲公之心也。昔顏淵季路嘗侍於孔子。一日因問二子曰。盍各言爾志。爾爲學莫先於立志。爾二人何不各言爾之志乎。於是子路對曰。人不可以自私。凡天下之所有者。皆吾身外物也。

惟願以所乘之車馬。所衣之輕裘。與朋友共
乘而共衣之。雖至敝壞。亦無憾焉。子路性地
高明。勇於爲義。不屑屑爲鄙吝之事。故其言如
此。顔淵對曰。人不可以自足。凡一身之所爲
者。皆吾分內事也。惟願善有諸己而不伐。施
勞及於人而不張大。秖以全其固有。盡所當
爲。而無伐善施勞焉。顔淵克己功深。資質純粹
無一毫滿假之心。故其言如此。二子之言志
已畢。子路因進而請曰。願聞夫子之志何如。

孔子曰。我之志無他。惟願天下之人。各得其所而已。天下之人。有老者。有朋友。有少者。老者當安。吾願安之。而使各得其養。朋友當信。吾願信之。而使各全其交。少者當懷。吾願懷之。而使各適其性。因吾身之所接。而予以理之所各足。我之志如此而已。合而觀之。子路志在公物而猶知有物。顏淵志在觀善而猶知有善。至孔子。則利濟天下。而仁育羣生。眞與天地萬

物爲一體也。本是志而行之。則時雍風動之化。當與堯舜比隆。惜乎不得其位。徒有志而未遂也。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

此一章書。是孔子望人改過。而激發其自新之意也。孔子曰。凡人不能無過。而有過貴乎能改。若人時時克治。念念省察。偶有過失。卽深加悔責。自訟於心。則必能改而無復有過。我嘗以此致望於人。而今則已矣。凡人自見其

過或掩飾以自文或委靡以自安求其自悔
自責而能訟之於心者則未之見也如是而
望其改過遷善豈可得乎蓋一念無悔過之
機則終身無自新之路此吾之所以致嘆也
然此特爲中人以下者言若聖人居敬窮理
預養此心邪念不萌自無過失豈待有過而
後悔耶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
好學也

此一章書。是孔子勉人好學以全其生質之美也。孔子曰。凡求道者。固貴有天資之美。而尤貴有學問之功。如我之從事於道也。不敢恃乎天資。而惟恃乎學力。終身黽勉。故底於有成。如但以生質之美而已。即彼十室之邑。地甚狹而人無多。亦必有忠誠信實。可以進道如我者焉。放而天下之廣。又不勝其多矣。

如彼以純粹美之姿。而加以勤敏之力。豈不皆得成就。而顧成就者鮮。乃彼恃其美質。不如

我之孜孜於學而好之也。人可無以學自勉乎。蓋從古無不學之聖人。亦未有聖人而不好學者。又安可不務學乎哉。

雍也第六

雍也可使南面。仲弓問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簡。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子曰。雍之言然。

居簡而行簡。無乃大簡乎。子曰。雍之言然。

此一章書。是言臨民之貴於居敬也。雍是孔

子弟子冉雍。昔冉雍寬洪簡重。故孔子稱許之曰。臨民之道。貴乎有容。而馭下之方。尤當不擾。我觀雍之爲人。度量寬弘。器宇凝靜。即使之居於南面之上。以理庶政而統庶民。亦無不可。蓋維時仲弓知孔子許己之意。在於簡重。於是以子桑伯子爲問。蓋因伯子爲人。亦有與己近似者。故問之以探孔子之評品何如耳。孔子曰。凡人立身行事。多有自爲煩擾過於瑣屑者。如伯子爲人。有可取者。其簡易

而不煩乎。孔子此言。因伯子超乎流俗簡畧。率眞而取之。非卽以其簡爲可也。仲弓見孔子之許伯子。而益不能無疑於心。遂進而質之曰。居上臨下。固貴於簡。然簡亦不可槩論。不辨也。如居心太簡無敢肆慢。如此則心有主而能自治嚴。於中。而行無敢肆慢。如此則心有主而能自治嚴。以此行簡。以臨其民。雖幾務紛乘。皆能得其大體之所在。靜而不紛。動而不擾。執要御煩無爲而治。不亦簡而可乎。若先自處

於簡。恣意任情。無復收斂謹飭之意。則中無主而自治疎矣。而所行又槩從簡畧。厭事之心一生。百度之矩盡廢。是則爲苟簡之簡。無乃甚而爲太簡乎。仲弓此言。至當不易。故孔子深與之曰。雍也以居敬之簡爲可。以居簡之簡爲過。其言豈不誠然乎。此見敬者乃從古帝王心法。詳味仲弓之言。而所謂篤恭而天下平者在是矣。

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

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

此一章書。是稱顏回之心學以勉天下也。昔孔子以學詡人。於是哀公問之曰。夫子之門。學者甚衆。然弟子之中。果孰爲好學者乎。孔子對曰。人之爲學。必體之身心。時加克治。而後謂之能好。非徒事口耳之間。能好學也。吾弟子之中。有顏回者。乃眞好學之人。蓋人當拂意之時。不能無怒。但血氣用事者。一有

觸發。即
同則不能禁止。或有
消霧散。未然。未怒之先。心
有秉質
過失。每不知改悔。多有
同則不然。方過之時。覺
治勇猛。亦不以稍存繫
克己之功。無有間斷。故謂之好學。惜其豐於
德而嗇於年。不復存矣。今弟子之中。求如

者。心不可得。未聞更有好學者也。大抵聖門之學。不在辭章記誦之末。而在身心性命之微。誠能居敬窮理。涵養此心。自然如衡常平。如鑑常明。而得無怒無過之本體。又何有不遷不貳之足云哉。故聖學以正心爲要。

子華使於齊。冉子爲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請益曰。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秉。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繼富。原思爲之宰。與之粟九百。辭。子曰。毋。以與爾鄰

里鄉黨乎。

此一章書。見聖人用財必準之以義也。子華。是孔子弟子公西赤。字子華。冉子。卽冉求。釜。是六斗四升。庾。是十六斗。秉。是十六斛。子華使於齊。時有母在堂。冉求篤於友誼。恐其無以爲養。乃爲請粟於孔子。孔子與之釜。甚少者。示不當益也。冉求未達。遂自與粟五秉。則過多而傷惠矣。孔子因而曉之曰。赤

之爲我適齊也。所乘者肥馬。所衣者輕裘。富見於外。知其不約於內矣。富形於身。知其不繼續人之富足。汝之與粟。是繼富。非周急也。

是不當與而與者。孔子教之以義如此。原思。孔子弟子。名憲。字子思。時孔子爲魯司寇。有采邑。故以思爲邑宰。與粟九百。乃其常祿所當得者也。思素性狷介。以爲多而不受。則過於廉而非理之中矣。孔子因而教之曰。官有

常祿。乃國家養廉之典。安得以私意而辭之。
即俸祿有餘。爾之鄰里鄉黨有貧乏者。推以
與之。亦足廣君惠也。何辭以辭爲。是不當辭而
辭者。孔子教之以義。如此。大抵取與辭受。必
有當然不易之理。冉求務多。與以爲惠。則失
之濫。原思辭常祿以爲廉。則失之矯。聖人於
赤非吝。於思非奢。斟酌乎義理之中。而化裁
其過當之失。故惠非私惠。廉非矯廉。善用財
者。以聖人爲準可也。

子謂仲弓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

此一章書見用人者不當拘以世類也仲弓爲聖門高弟以德行著名其父賤而行惡當時有以此病之者故孔子譬之曰天之生才何常而世之用才無定如雜文之牛固不足貴而生子純赤合乎昭代之尚角且周正中乎祭祀之選正祭祀之所須而不可棄者世人雖以其所生可議欲置之而不用然山川

之神。豈能舍而不享乎。然則仲弓之德。自當見用於世。不當以父而見廢也。可見賢哲之生。克肖象賢者固多。邁跡白身者。亦復不少。故易稱幹蠱。書貴蓋愆。果其才德出衆。聖主不遺。古之見。而不拘乎賢無方者。固有超乎尋常庸俗之見。而明揚側陋。立賢無方者。固有超乎尋常庸俗之跡也。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

此一章書。言求仁者貴純其心。許回以勵羣

弟子也。孔子曰。仁者。心之全德。降衷之初。渾然一體。原無彼此之分。自爲私欲所隔。心便違仁。卻與爲二。不無久暫之異矣。吾學門弟子如顏回者。平日克己之功。無少間斷。至於三月之久。純乎天理。毫無人欲。心與仁常不相離。庶幾與時俱永者矣。其餘之羣弟子。非不從事於仁。但已得而復失。暫明而復蔽。或一日之內。能至於仁。過此則私欲間之矣。或一月之內。能至於仁。過此則嗜好乘之矣。心之

於仁。不過有時而存耳。欲如三月之久。不槩見也。蓋仁道至精。不容一念之或雜。不容一息之或疎。故純亦不已者。聖人之仁也。終食違仁。造次必於是。顚沛必於是。三月不違者。大賢之仁也。其或違之。則日月至焉而已者。亦在持守之久。操存之力。勉勉循循。忘其至焉之名。並化其不違之跡。以幾於中心安仁焉可也。

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曰。賜也達。於從政乎何有。曰。賜也

於從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從政也與。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曰。由也可使從政也與。曰。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

此一章書。見人才有各當之用。國家不可無器使之道也。季康子問於孔子曰。夫子之門人若仲由者。可使爲大夫而從政也與。孔子答曰。從政必須果斷之人。方能決大疑。定大計。由也資性剛決。遇事能斷。使之從政。有振作而無廢弛矣。何難之有。康子又問曰。如端木賜者。可使爲大夫而從政也與。孔子答曰。

從政必須通達之人。方能審事幾。曉物理。賜也知識高明。料事多中。使之從政。有變通而無執滯矣。何難之有。大夫而從政也與。孔子答曰。從政必須才多藝之人。方能理繁治劇。區處周詳。而求也長於政事。才堪肆應。使之從政。有餘裕而無竭蹶矣。何難之有。蓋三子之才。分之可以各奏一能。合之即以共成至理。國家量能授職。辨材定官。有知人善任之明。自有明作

有功之效。孔子此言。實萬世用人之良法也。

季氏使閔子騫爲費宰。閔子騫曰。善爲我辭焉。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

此一章書。見閔子出處之守甚正。公私之辨甚嚴也。閔子騫。是孔子弟子。名損。字子騫。季氏爲魯大夫。專執國政。費乃季氏私邑。據以抗魯。孔子爲司寇時。常欲墮之者。一則閔子爲宰。其意無非欲收人望。然閔子之賢。豈肯爲私附權臣之黨。對使人召閔子爲宰門。德行之賢。豈肯爲

使者曰。大夫雖欲用我。然榮祿非我所願。汝其爲我從容委曲。達我不仕之心。而止其用我之意。若再來召我。則我必出境而避於汶水之上矣。豈能強我出仕乎。蓋辭之之意雖婉。而絕之之意甚決。非德行素優。審於進退者不能也。他如仲由再求輩。未能早見豫決。遂致失身於權臣。獨閔子守正不阿。卓然自立。觀其辭宰數語。眞足明大義於千古矣。

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

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此一章書是孔子深惜德行之人而致嘆於天命也冉伯牛名耕孔子弟子昔伯牛有疾

孔子往問之伯牛乃自北牖下遷於南牖使

孔子得南面視己蓋以尊君之禮當故不入其室但自牖中執其手而

子不敢當故不入其室但自牖中執其手而

嘆曰疾勢至此殆將不起矣然此乃天之所

嘆曰疾勢至此殆將不起矣然此乃天之所

命一定不易非人之故也凡人平日於檢身或

命一定不易非人之故也凡人平日於檢身或

有不謹以至災咎此人所自取不可委之於

有不謹以至災咎此人所自取不可委之於

命。今以如此之賢人。而乃有如此之疾病也。豈非莫之致而至者耶。孔子重言而深惜之。如此。可見聖賢平日守身愼疾。時時儆惕。務求盡其在我所謂居易俟命。修身立命。其道不越乎此也。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

此一章書。是孔子贊顏回造道之深。不以境遇累其心也。孔子曰。吾人學道。工夫純熟實

有所得。如顔回者方是有道之賢人。如何見之。凡人見道未深。動爲外物所移。故莫難於處貧。回也不過一簞之食。一瓢之飲。所居在陋巷之中。其貧困如此。使他人處之。有不勝其憂愁者。回也心中自有樂處。不以貧困而少改其樂。蓋回克去己私。無非天理。舉一切外至之物。毫不足以累其本體。是何等涵養。何等造詣。賢哉回。眞有道之人也。易曰。樂天知命故不憂。困而能亨。窮居不損。顔

氏之子。其庶幾乎。

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畫。

此一章書。是孔子勉學者以自強之功也。冉求見孔子勉學者以道高矣美矣。自度不能受教以至於道。但氣稟昏弱。力不足以從心。故不能已。

來。非不中心欣慕。求至於道。孔子教之曰。女所謂力不足者。曾用其力以求前。至於中途。氣匱

進不能。譬如負重行遠之人。行至中途。欲

力竭。不得已而廢。方謂之力不足。今女自安於怠惰。不加懋勉。如畫地自限者然。乃力能進而心有所不欲。非心欲進而力有所不及也。女奈何自棄也哉。可見聖人之道。只在日用常行。盡人可以用力。誠能無知無篤好。自然日新月異。欲罷不能。豈患力有不足哉。董子曰。事在勉強而已。勉強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薛瑄曰。爲學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然則求道者。其亦可以知所務矣。

子謂子夏曰。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

此一章書。是孔子教人從學也。孔子謂子夏曰。今之學者。皆謂之儒。然所以爲儒之實不同。不可以不辨也。有所謂君子儒者。其用心專在爲己。不求人知。凡理有未明。行有未修。無不切實講求。絶無干名求譽之心。此君子儒也。有所謂小人儒者。其用心專在驚名。不肯務實。若知得一理。行得一事。便欲沾取聲譽。絶無近裏著己之意。此小人儒也。

吾願女學爲君子之儒。無學爲小人之儒。庶幾心術正。人品端。可日進於成德矣。夫此君子小人之分。在一人一家爲世道之關。誠用君子儒以實心行實事。則天下即爲學術之辨。在天下即爲學術之分。在一人一家爲世道之關。誠用君子儒以實心行實事。則天下咸被其澤。倘用小人儒以僞學竊虛名。則天下胥受其患。用人者亦何可不審其微而愼其選也哉。

子游爲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爾乎。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

此一章書。是見聖賢取人之法也。昔子游爲武城邑宰。孔子問曰。爲政之道。以人爲先。女亦曾得其人。以之維持邑之中。豈無道高德重。表見於時者。子游對曰。人才不可多得。有澹臺滅明者。其存心制行。正大光明。即如尋常行路。必由正途。而不由邪曲之小徑。歲時進見。必因公事。公事之外。未嘗輕至邑宰之室。以此觀之。動必以正。無見小欲速之心。守必甚嚴。無

在心徇人之事。如斯人者。豈不可以表式多士乎。由此推之。用人之法。立心必取正則可以杜巧利之門。而邪士無所容矣。行事必取其大公。公則可以塞奔競之路。而宵人不能進矣。雖以之宰天下。道豈外是乎。

子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

此一章書。是孔子稱魯大夫有功不伐。以風世也。孟之反。名側。魯大夫。魯哀公十一年。齊

帥師伐魯北鄙。魯師及齊師戰於郎。魯師奔。
孟之反後入爲殿。抽矢策其馬。曰。非敢後也。
馬不進也。其事如此。孔子特稱揚之。
有功。多易於誇伐。若孟之反。可謂不伐其功
者也。凡戰敗而還。以居後爲功。孟之反當我
師奔北。獨居軍後以爲殿。卻敵以全衆。可謂
有功矣。乃於將入國門之時。正衆人屬目之
地。鞭策其馬而言曰。非我敢於居後也。乃馬
不能前進也。非惟不自有其功。而且自揜其

功。其不伐也如此。蓋之反之意。以爲不能立功於戰陣。而反論績於敗奔。潑可羞愧。故托賢大夫矣。凡内事。皆吾分内事。彼自衒者。皆斗筲之器也。故孔子特稱之反。以爲天下後世法。

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

此一章書。是孔子嘆好諛悅色之非也。祝鮀。是宋公子。有口才。朝。是宋

美邑。此二人蓋春秋時最著者。孔子嘆之曰。方今人心不古。不好直而好諛。不好德而好色。如宋朝方能取悅於世。不爲人所憎疾。若不有祝鮀之佞口。與宋朝之美色。則無以投時俗之好。難免於今世之憎疾矣。孔子蓋傷之之辭也。夫世教明。則人知善之可好。而不好諛。知德之可悅。而不悅色。蓋佞口蝎也。美邑鴆毒也。人主防之不早去之不速。一爲所

惑爲害不小。孔子對哀公問政曰。去讒遠色。
答顏淵問爲邦曰。放鄭聲。遠佞人。其爲後世
誡至深遠矣。

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

此一章書。是孔子醒人由道也。孔子曰。道之
在人。如君臣。父子。昆弟。夫婦。朋友。以至一作
止。一語默之間。莫不各有當然之道。在所必
由。無時可忽。無地可離。若出必由戶。何故不肯由斯道也。此
問人誰能出不由戶。

怪而嘆之之辭。欲人知道之必當行。而亦以見道之本不難行也。

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此一章書。是孔子欲人去文質之偏勝。以進於成德也。孔子曰。人之一身。內有忠信誠慤之本然者爲質。外有威儀文詞之燦然者爲文。文與質稱。相爲表裏。不可偏勝。

若專尚質實。勝過乎文。則徑遂鄙陋。與野人

相似。若專尚文采。勝過乎質。則粉飾華美。與掌文書之史相似。是豈君子之所貴乎。必也內有其質。外有其文。無或有餘。無或不足。彬彬然適相勻稱。然後爲成德之君子矣。此孔子爲人之治身而言。由此推之。凡人心風俗禮樂教化。皆行以實意。而濟之以文。斯上下通行。萬世無弊也已。

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

此一章書。是孔子直也。孔子曰人之不直也。

天理本直而人得此理以生者也故人之於天也實理自然初無委曲凡是是非非善善惡惡推而至於應事接物之間無所不有大中至正之理無所矯強無所造作所謂直也夫人之所以生者皆此直理則人當順此理以生於天地之間乃爲無愧若使不直而罔存心虛僞行事邪曲則生理既滅而得猶然生於世間者不過僥倖而得免於死耳豈尚可以爲人哉可見人性皆善能率其性即所以

全其生。踐形盡性。聖賢修身立命之道。不外
是也。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
此一章書。是孔子鼓舞學者以進境也。孔子
曰。理道固有淺深。造詣亦有漸次。人之於道
明於心而知。融於心而會通者。樂也。彼雖知愛慕
者。好也。若知爲不易之理。未能尋繹討論。道
猶不與我相屬。好則愛慕之誠。操持之力。不

使物欲之蔽。偶間於其中。以視知者。則有間矣。故知不如好。然好。好固勝於知。只是黽勉進修未能實有諸己。道猶不與我洽。樂則融會於中。充然自得。天地萬物之理。皆具於身。以視好者。又有間矣。故好不如樂。學者誠能馴致其功。而又波瀾不已。學問豈易量哉。

語上也。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

此一章書。是言因材施教之意也。孔子曰。凡

人資質有高下。學問有淺深。教人者。當觀其力量如何。才可以槩施也。若是中等以上之人。稟資既異。學力已深。自可超乘而聽。一經指示。便能領會。則言者適當其可。而聽者不苦其難。故可以語上也。若中等以下之人。稟質既庸。學力未粹。尚須積累之功。遽語精微。奧故不可以語上也。然下學亦可以上達。因循玩忽。中人亦等卒難解悟。則言者徒覺其勞。而聽者未悉其旨。圖功奮志。豈有定哉。

於下愚總在人之自勵何如耳學者其勉諸。

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問仁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

此一章書有常行之則。有實理也樊遲問知於孔子孔子曰是言知仁之實理也樊遲問仁於孔子孔子曰是非之心人生日用自有常行之則。如倫理非不惑蓋人生日用自有常行之則。如倫理所當盡職分所當爲者勉力是務至於鬼神誠敬以事畧無諂瀆之心則禍福不足以撓其胸矣可謂之知乎又問仁孔子曰心無

私欲。仁也。存心既公。則私欲不眩。蓋爲人之道。本有自然之理。如身與心之所屬。性分之所關者。不辭其難。至於後效。俟其自至。絕無覬覦之念。則功利不足以撼其中矣。可不謂之仁乎。總之知者敏於見事而心不淆。仁者純於事理而事不擾。仁知雖有殊名。而其理則一而已。

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

此一章書是累言以形仁知之妙也孔子曰
天下人品不同性情亦異然由內而想其外
俱不相沿各有根心之驗如知者本心虛明
毫無窒滯有似於水故樂水仁者本性端凝
不可搖撼有似於山故樂山此以其性情而
言也知者聰明四達盡事物之靈通冾極其
動仁者天理自然無人欲之紛擾冾極其靜
憂知者志氣清明不爲境累豈不樂乎人惟
此以其體段而言也人惟心有拘繫觸境多

嗜慾無節。敗度損壽。仁者精神強固。不爲物
侵。豈不壽乎。此以其效驗而言也。仁
歷歷可見如此。人可不務反身脩德以自勉
乎。

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

此一章書。是孔子尊王賤霸之意也。孔子曰
國家求治。必遵先王之道。庶可乖爲久大之
模。然廢其法而衰替者易。復更其法而富強
者難。變。我周初有天下。封太公於齊。封周公

於魯其時政教風俗依然文武之遺繼而齊
尚功利喜奪治蕩然無存矣若齊
之君臣能變功利而爲
義則僅可如今日之魯魯雖式微而
度不改先王之舊若能修舉廢墜煥然維新
卽可一變而如王道之盛也二國俱
而變有難易之不同如此可見孔子經綸自
有次第暮月而可三年有成一變再變之餘
治功自臻醇茂奈二國俱不能用惜哉

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

此一章。人顧名思義之意。觚。或曰木簡。以書是孔子欲人

曰酒器。或曰木簡。以其有稜故名爲觚。孔子

曰。天下事物。有其名。必具其實。有其實。方稱

其名。如器之名爲觚者。以其有稜角也。若去

其稜角。是失觚之實矣。而人猶以觚名之。按

其名。觚也。按其實。不

觚也。名雖存而實已亡。

同得謂之觚哉。孔子見世之

有名無實者多。故因

觚而感嘆如此。蓋子必

孝而後可以爲子。臣必忠而後可以爲臣。禮必敬而後可謂之禮。樂必和而後可謂之樂。推之凡事凡物。莫不皆然。所當顧名而思義也。

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子曰。何爲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是言爲仁者當明理也。宰我不知爲仁之道。憂其濟人而害己。故問曰。仁者以

愛人爲心。聞人有難。卽當往救。雖或告之曰。
有人溺於井中。亦將入井而救之乎。不救。則
無濟於人。爲不仁。救之。則有害於己。爲不智。
甚矣爲仁之難也。孔子曰。仁者雖切於救人。
然救之道必有其道。未聞從井可以救人者。仁
者何爲其愚若此乎。大凡仁人君子。聞人有
難。必生惻隱之心。使之往救則可。若使之自
陷其身。如從井以救人。理者也。井中有人。理之所有。人以此

欺誑君子則可。若從井救人。理之所無。而欲以此誣罔君子則不可。爾欲爲仁。亦權於緩急輕重之間而已。夫濟人利物者。仁之心。揆事度理者智之事。天下無不仁之君子。亦無不智之仁人。是以好仁必好學。而後不失之愚也。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此一章書。是孔子教人以知行兼盡之功也。

孔子曰。凡人求道。不
不實體諸身心。則守
有之。所以君子以爲
書六藝之文。旁搜遠覽。講習討論。凡
聞見益聰明者。無不
已也。學
持守天理之節文。無
孤陋又不涉於支離。雖
然由此進之。亦可以至於道矣。何違

蓋爲學之方。貴乎知行兼盡。博文。是致知之事。約禮。是力行之事。誠能讀書窮理。體驗於踐履之間。用功不已。入聖非難。豈但弗畔而已哉。

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

此一章書。是見聖人所爲。必合乎天也。孔子至衛。衛靈公之夫人南子請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蓋古者仕於其國。有見小君之

禮原非
不正之
出誓言以告之曰。凡人爲辱。故不說。孔子不明
於天。若使我之所爲。不合於理。不由其道。是
獲罪於天也。天必棄絕之。此孔
子欲子路信此。而深思以得之也。蓋聖人道
大德全。無可不可。故於
必峻拒之。至於靈公問陳。明日遂行。孔子豈
屈己以徇人者哉。

子曰。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

此一章書。是孔子以中庸之德望人。所以維世教而興民行也。孔子曰。本乎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中庸之爲德。本乎人心之正。而不離乎人倫日用之常者。中庸之德也。

其爲德也不偏。無過。無可增益。非有新奇之足喜。自然經久而不可離。平常之中。具有精義。至極而無以加者乎。是及無可減損。不偏於不及。

一可行。豈非盡善盡美。至極而無以加者乎。是德也。民之所同得也。但或拘於氣稟之偏。或溺於習俗之敝。少有此德。亦已久矣。其不

興行。由於世教之衰。苟主持世教者修其身而明其道。仁義禮智之性。生而同然。君臣父子之行。經人所易曉。中庸之德。何難率天下而行之哉。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

此一章書。是孔子教子貢以求仁之方也。子

貢曰。凡仁主乎愛。而後成仁之用。如有人加惠於民。其施甚博。無一人被。而又能於所施之衆。莫不有濟。此其人何如。可謂仁乎。孔子曰。仁之量固無窮。而仁之力則有限。若云博施濟衆。豈但止於仁而已。必也聖人體乎仁以造其極者。庶足以當此。

聖如堯舜。宜其於博施濟衆。無有不慊。然而勢實有所不能。雖堯舜猶歉然有不足也。

必欲以此求仁。則愈求而愈遠矣。何不觀仁

者之心乎。夫所謂仁者。不必事功之廣濶高在心體之周流。己欲成立。便思扶植人。使之皆得以自立。己欲通達。便不沮塞人。使之皆得以自達。如此立心。全然天理之公。毫無私欲之間。不必偏物而愛之。凡天下之大。己無不在吾胞與之內。其體量固如此也。然則求仁者。亦但求諸心而已。誠能近取諸身。以己譬人。己欲立。知人亦欲立。即推以立人。己欲達。知人亦欲達。即推以達人。始雖由於勉強

後必進於自然。未可謂臻乎仁之至。而實可謂造乎仁之方也已。子貢欲於功用求仁。則難而愈遠。孔子教以心體求仁。則約而可成。蓋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無非見得人己相通。故到得一體。地位盡。法堯舜者務存仁者之心。則得矣。何事博施濟衆爲哉。

日講四書解義卷之五

5581